

法  
言  
義  
疏

法言義疏三

吳 汪榮寶撰

吾子卷第二〔注〕崇本在乎抑末學大道絕乎小辯也 法言 李軌注

或問吾子少而好賦曰然童子彫蟲篆刻〔注〕少年之事俄而曰壯夫不爲也〔注〕悔作之也或曰賦可以諷乎曰諷乎〔注〕感歎之聲也諷則已不已吾恐不免於勸也〔注〕相如作大人賦武帝覽之乃飄飄然有陵雲之志或曰霧縠之組麗〔注〕言可好也曰女工之蠹矣〔注〕霧縠雖麗蠹害女工辭賦雖巧惑亂聖典劍客論曰劍可以愛身〔注〕言擊劍可以衛護愛身辭賦可以諷諭勸人也曰狴犴

使人多禮乎〔注〕言擊鋸使人狴犴多禮辭賦使人放蕩

惑亂也

吾子少而好賦者是蜀者有司馬相如詩作賦切好賦呼報

雅雄作心壯賦之每作賦者常擬泉河東羽式獵贊楊也辭莫麗自於

相如藝文志揚雄賦十篇二篇自注云賦入第揚雄類八結題周右賦二

序家藝文志揚雄賦十篇二篇自注云賦入第揚雄類八結題周右賦二

漢書注校補云前賦十二家疑有應是莊雅之戲作者以屈原相

如武帝注知補云此二前賦十二家疑有應是莊雅之戲作者以屈原相

知規又注云入揚雄中八榮按殆本類逐貧賦解嘲二解難之類

凡規又注云入揚雄中八榮按殆本類逐貧賦解嘲二解難之類

云入贊所篇謂明四略賦原錄四篇班增八篇也則原錄第四篇類必

即傳入贊所篇謂明四略賦原錄四篇班增八篇也則原錄第四篇類必

此則入第二類且又自當有解於第三類之則孫卿賦以為

首耶班之第二類分又自當有解於第三類之則孫卿賦以為

枚舉有類俳倡戲文子雲皆有規設辭故為一蟲類也

童子形有類俳倡戲文子雲皆有規設辭故為一蟲類也

刻者刻符說文序云秦書有八體一署曰書大篆二曰小篆

三曰刻符說文序云秦書有八體一署曰書大篆二曰小篆

九千乃書得為史有又草以書八尉體律試之儋郡七移大史并課最者籍以書

爲象爲鳥形史即下繫傳云按漢書又注蟲書即鳥書刻以符印合首  
爲一符體以臣以爲符者內者外之信若剖之鄒字奪魏半兵符應又  
云借符體以爲宋然則符尤八書中纖文巧章難之有賦猶以書皆  
別爲一體是故曰書刻子彤蟲篆刻中言文施壯於實不用者甚  
學僮有所蟲小技刻符爲之者勞道也甚而曰壯夫實不用者甚  
體之有蟲小技刻符爲之者勞道也甚而曰壯夫實不用者甚  
寡可以爲小技刻符爲之者勞道也甚而曰壯夫實不用者甚  
公羊傳莊公之篇俄也曲禮云三其有矣壯解自詁序云俄者以謂須  
與之閒創得之倂也曲禮云三其有矣壯解自詁序云俄者以謂須  
賦者又頗似俳優淳是于輟復孟之賦可非法度乎存賢關人  
君子詩賦之似俳優淳是于輟復孟之賦可非法度乎存賢關人  
唯序之釋文云用駿風聲物謂之訓定甘泉賦李注云物而無形正  
言訓之諷文氏用駿風聲物謂之訓定甘泉賦李注云物而無形正  
故微言婉詞以謂之風漢書志傳之凡幾藝十見志皆作風注乃  
云讀爲諷反謂以借字爲正字失傳之矣藝十見志皆作風注乃  
歌而誦謂之賦登高可能賦爲列大夫也古言感物造端大材  
知深美謂之賦登高可能賦爲列大夫也古言感物造端大材  
夫交接鄰國以圖事故相感當揖讓之必稱詩以論其  
志蓋以別賢不肖而觀盛衰爲故孔子曰不稱詩以論其  
之言也春秋布衣而周道寢壞聘之問賦作矣不行於列國及楚詩  
之士逸在布衣而周道寢壞聘之問賦作矣不行於列國及楚詩

臣賦之原離謚在憂國皆論作故賦以爲風咸有惻隱此古詩之義然則賦之原本離謚在憂國皆論作故賦以爲風咸有惻隱此古詩之義然而反問之世本堂多無此例如問道云嬰乎者重黎書司平皆是世德堂本無此二字非諷則已云乎者重黎書司馬相如傳贊曲終而揚雄以爲靡麗之賦勸百而諷一之鄭衛之聲終而揚雄以爲靡麗之賦勸百而諷一之也必推類而歸之言於極麗靡之辭已過侈矣往競武使好人神能相加如上而人不賦欲以均足與此文相發明不之志絲是所云之賦勸而不止論衡有譴告云云孝武皇帝好司馬長卿獻天子賦不止乃僂僂有譴告云云孝武皇帝好司馬長卿獻天子賦甘泉不頌覺妙爲稱之不怪若按曰雲人之力悔其能少爲鬼神由乃可成皇帝不頌覺妙爲稱之不怪若按曰雲人之力悔其能少爲鬼神由乃可成穀之言其輕麗者說文繁細相傳如也漢書禮樂志張揖注穀顏注云言其輕麗者說文繁細相傳如也漢書禮樂志張揖注穀顏注如霧六音義此組麗音穀祖禹貢馬融注云文也御覽八木中蟲引伸爲賊害之稱國策秦高誘注云客論蓋害也鹽鐵論散不足云衣服靡麗布帛之蠶也客論蓋害也枝巧者以傳藝論文顯顏有注云鄒三論八術之論也馬遷傳云在趙者以傳藝論文顯顏有注云鄒三論八術之論也馬遷傳云

生	千	難	言	子	也	不	格	要	林	子	云	以	之	准	不	云	作	也	愛	為	當
訓	王	無	我	脩	蓋	可	也	也	云	吳	批	至	要	不	疑	翳	愛	字	身	雄	即
蓋	氏	義	心	身	擊	入	學	此	故	起	大	所	謂	為	傳	也	詩	亦	者	談	此
亦	引	必	不	云	人	之	記	批	解	傳	卻	說	文	為	批	解	也	靜	作	愛	析
取	之	杆	快	批	之	貌	云	之	摔	云	郭	文	為	批	解	者	按	女	愛	讀	類
於	名	難	皆	杆	虛	漢	發	說	者	批	象	撞	者	擊	男	之	而	爾	為	之	鹽
批	字	之	此	之	而	書	然	也	不	允	注	反	者	示	虛	子	本	雅	箋	稱	論
杆	解	誤	義	聲	自	董	後	說	在	橋	云	手	擊	之	謂	武	義	見	言	文	必
以	詁	杆	也	無	為	仲	禁	文	於	虛	有	擊	也	以	經	虛	批	所	隱	言	云
為	義	折	史	出	堅	舒	則	杆	捌	格	讀	之	處	傳	開	多	之	不	衛	引	彼
也	本	於	記	之	不	傳	杆	格	也	在	為	因	多	之	省	以	利	後	批	莊	云
然	於	牧	形	口	可	顏	而	段	於	批	亦	批	後	之	莊	子	以	杆	衛	皆	身
則	批	誓	相	易	入	云	不	注	批	亦	批	後	之	莊	子	以	杆	衛	皆	身	之
批	杆	比	楚	批	人	距	勝	云	仇	高	注	云	令	離	史	子	記	孫	說	其	枝
連	爾	公	患	賁	是	也	注	云	枝	按	堅	說	孫	子	記	孫	說	其	枝	按	堅
文	千	子	折	云	為	此	杆	杆	格	說	堅	說	孫	子	記	孫	說	其	枝	按	堅
古	此	比	難	批	批	杆	杆	格	說	堅	說	孫	子	記	孫	說	其	枝	按	堅	說
人	望	字	按	桿	之	羅	說	堅	說	孫	子	記	孫	子	記	孫	說	其	枝	按	堅
常	文	子	折	之	羅	說	堅	說	孫	子	記	孫	子	記	孫	說	其	枝	按	堅	說

語也此以狴狴使狴狴字多爲之者疑亦擊出知客道論古書進多同咸聲有通  
用法則猶人禮之多升降而上此皆有用其語以故反詰之術謂者批有  
學之術豈能賦可人以多禮而以不明知廉麗之身辭之豈亦能爲妄人也歸於賦  
正乎也注駭駭款款之聲非也陶氏因或人讀之法言札許之李辭於  
蓋風爲五諫足之風一爲賦之勸誘之取使入於風淫而止按若陶說麗非相  
尙則非惟不諫足之風一爲賦之勸誘之取使入於風淫而止按若陶說麗非相  
也將以風止乎人云者言賦而歸之可以於以正風也賦明而無其效則凡者當止旨  
而云爲今李乃爲之歸之不止聲則是得賦者勸而己矣則何上風之下有  
故云不風乎李謂駭駭款款之止聲則是得賦者勸而己矣則何上風之下有  
義全不狴狴相岸應矣太玄擊曰鑿使人狴狴多禮按音義狴狴不治  
衣切狴狴音岸應矣太玄擊曰鑿使人狴狴多禮按音義狴狴不治  
則以狴狴聲爲牢獄也謂玄擊曰鑿使人狴狴多禮按音義狴狴不治  
非陸省狴狴聲爲牢獄也謂玄擊曰鑿使人狴狴多禮按音義狴狴不治  
狴狴又說文狴狴聲爲牢獄也謂玄擊曰鑿使人狴狴多禮按音義狴狴不治  
小宛宜岸宜文獄釋胡文云野韓狗也或作狴狴古亦以爲狴狴朝廷詩  
擊曰獄可此衛身義則說圖所圖本之宋牢吳司三木均之依威此因爲說多恭豈若使

之人威多使禮人乎多言禮不能司也吳云云人言在錮牢之威人莫敢犯豈搖牢因  
謂之雖多禮不以知身已不陷危辱之道自防不若不至於用錮之爲善  
也按溫公之說略同著以囚者不能動搖之因謂身之猶多禮  
近於謔矣吳說甚簡未詳所云若謂錮佩之衛身之猶多禮  
之法威之乃輔治而牢獄之威舉大能使人畏法而重禮豈一文一  
後皆論辭賦之錮固可以無愛身明與牢獄之威麗將何是所取喻  
譬以見好事賦之錮固可以無愛身明與牢獄之威麗將何是所取喻  
賦則乖於音義此讀則不應問旨更令此上文李文理云成  
阻隔然則於音義此讀則不應問旨更令此上文李文理云成  
狴犴之使人多禮辭賦此使人放蕩惑亂也語意乖舛必非  
弘範之舊世德堂本此使人放蕩惑亂也語意乖舛必非  
賦使人放蕩惑亂也語意乖舛必非  
愛身辭賦可蕩惑亂也語意乖舛必非  
近是然擊錮乃使人涉正文而多誤禮觀亦不成義疑云多禮當作與無  
禮今作多擊錮乃使人涉正文而多誤禮觀亦不成義疑云多禮當作與無  
好賦相聯段作復以禮犴爲擊錮之形貌之可悟是宋弘  
見李注必尙作犴之復以禮犴爲擊錮之形貌之可悟是宋弘  
範不讀犴人如竄亂遂不可見通惜其文



或問景差唐勒宋玉枚乘之賦也益乎曰必也淫注言無

益於正也淫則柰何曰詩人之賦麗以則注陳威儀布

法則辭人之賦麗以淫注奢侈相勝靡麗相越不歸於

正也如孔氏之門用賦也則賈誼升堂相如入室矣如

其不用何首義景差初佳唐切舊本作景差按史記屈原

以賦見稱索隱云揚子法言及漢書古今人表皆是景

璣按今漢書人表尙作景璣而法言各本均作景差乃

校者依史記等書改之藝文志無景差賦楚辭大招有

云大者招者屈原之所作也或曰景差疑不能明也志有

唐勒賦四篇注云楚人也又宋玉賦十篇注云楚人與

唐勒並時在屈原後也音義枚乘賦證切枚乘傳云召

拜乘字叔淮陰人也爲吳王濞郎中梁既平七國景帝召

乘尤高志有枚乘賦九篇詩關雎序孔疏云淫者過也

過其度量謂之爲淫按法言此文當有脫誤論語必也

字凡七見君子無所爭必也射聽乎訟吾猶於人也必也

必也臨事而懼好謀而成者也射聽乎訟吾猶於人也必也

使乎

無訟乎必者也正名也乎親不得中行而與文之必也之狂狷別乎求人  
未義以當之謂有必之則惟此或問已若然則必也之淫不乘與  
一文義相反乎竊意原之文當作景差諸文人直云淫則奈於  
之賦也益乎賦之淫句必也則言乎故後文之賦不  
淫故爲無益賦之淫益者其惟則言乎故後文之賦不  
何則淫則二字平列爲義則非語辭如今麗本則之則謂淫  
與通則別若何正蒙此義則非言若辭如今麗本則之則謂淫  
可正也即解淫字義上無所承也失文字上例此蓋李校書者無見  
於也則淫則奈何淫連字上誤而以刪去語辭則於義遂使正文將  
必也則移置正何淫字上誤而以刪去語辭則於義遂使正文將  
與注均不教六詩矣風人賦謂比六義之一則字遂使正文將  
周禮大師教六詩矣風人賦謂比六義之一則字遂使正文將  
堅兩義賦二序曰賦故者賦爲古詩之流也李注爾雅毛詩序曰詩  
有六義賦二序曰賦故者賦爲古詩之流也李注爾雅毛詩序曰詩  
法也詩人所謂賦麗度以所存者謂人古詩之子作賦以發情止義爲  
美也詩人所謂賦麗度以所存者謂人古詩之子作賦以發情止義爲  
麗也以則淫者謂志顏賦注云辭以人形容後代之爲美文辭自序人  
之賦麗以則淫者謂志顏賦注云辭以人形容後代之爲美文辭自序人  
云必推類聚而五十六引鉅擊虞文人章不能別論云故其麗作詩以  
淫藝文類聚而五十六引鉅擊虞文人章不能別論云故其麗作詩以

者以發乎情止有乎禮義所以假象盡辭以敷陳其禮義古詩之  
賦以情義為主以事類爲佐而今有賦以事形爲本則言義  
正爲助情義爲主則言省而文有例矣以事形爲本則言義  
富而辭無常矣文之煩省壯則與險易相違於此夫假象  
過大則與類相遠逸之辭過壯則與相悖此四過者所以背大  
與義相失麗靡以過司馬遷割相相悖此四過者所以背大  
體而害政教是以前司馬遷割相相悖此四過者所以背大  
之賦麗以淫按孔氏過之門淫也仲治云論者用賦謂以爲此  
文之義疏如孔氏過之門淫也仲治云論者用賦謂以爲此  
教也讀爲邪賈誼如相賦如二史記漢書均語有傳藝文志有  
賈誼賦七篇司馬相如賦如二史記漢書均語有傳藝文志有  
矣未入於室也皇疏云若近而爲室之蟲處以屋之故室路爲  
喻若推而廣之亦皇疏云若近而爲室之蟲處以屋之故室路爲  
得堂顏子入室顏云言孔子之門門志不用賦子不可何  
謂賈誼相如無所施也言孔子之門門志不用賦子不可何  
按志有人字非也詳王氏念孫漢書雜志又升堂志引  
作登堂御覽五百八十七引此作若孔氏之門而用賦引

或問蒼蠅紅紫曰明視〔注〕蒼蠅開于白黑紅紫似朱而非

朱也問鄭衛之似曰聰聽或曰朱曠不世如之何曰亦

精之而已矣

豈蒼弟蠅君紅子紫者詩青蠅云營營青蠅止于樊

劉白使黑汗云黑使青白蠅之侯人變亂善惡也按此魯詩說青也

蠅變白使黑轉變其語成以善為喻讒佞詩云營營青蠅變也說

人若青白蠅變與叔師語合是鄭亦用魯訓之義是也論說

考云鄭箋以與叔師語合是鄭亦用魯訓之義是也論說

云紅紫不箋以與叔師語合是鄭亦用魯訓之義是也論說

方開色綠為青之閒也故紅不為赤之閒也紫為白之閒也又為黑

之閒也故紅不為赤之閒也紫為白之閒也又為黑

方開色綠為青之閒也故紅不為赤之閒也紫為白之閒也又為黑

方開色綠為青之閒也故紅不為赤之閒也紫為白之閒也又為黑

方開色綠為青之閒也故紅不為赤之閒也紫為白之閒也又為黑

方開色綠為青之閒也故紅不為赤之閒也紫為白之閒也又為黑

妻古之明妻也者黃帝時人黃帝樂亡其玄珠使離朱即離妻也師曠晉平公黃帝樂太師也其聽至索莊  
子一駢云釋文云離朱司馬云黃帝又時人師曠司馬秋豪晉之  
末一大夫也善音律有能致鬼神之史記云冀州南則明精生而  
賢大不世謂不音代有亦精以神而史記云冀州南則明精生而  
無目不世謂不音代有亦精以神而史記云冀州南則明精生而  
則必上人智乃能辨無待朱曠以蠅問諂于白黑兪審察則自當知  
不聽上智乃能辨無待朱曠以蠅問諂于白黑兪審察則自當知  
以聲言此乃與紅紫並注蒼蠅問諂于白黑兪審察則自當知  
閒於白黑夫蒼蠅則何閒以色言義似有疑楊子原文蒼蠅本  
作蒼蠅云與蒼字亦通作周虺文選卦震爲龍虞翻本龍  
潛兮舊注曰虺蒼蠅也史記蒼虺同義故得連文廣雅釋器  
蒼青也故亦曰虺蒼蠅也史記蒼虺同義故得連文廣雅釋器  
盡青蠅北方盡鳥翼南方盡驛馬然則李注所稱舊訓於  
白黑其即本史記爲易林青革說與按青驛馬變亂黑白注所  
漢人蟲以爲常言傷善林青革蠅之解云青蠅變亂黑白注所  
衡商蟲云讒言傷善林青革蠅之解云青蠅變亂黑白注所  
白馬王彪詩云蒼蠅閒弘範語所黑讒巧令親疎李善注引廣  
雅云閒毀也此正弘範語所黑讒巧令親疎李善注引廣  
黑之有疏所已甚古謂青蒼蠅善亂聲色之說惟陸佃聲雅  
當分青之蠅蒼蠅爲二種謂青蒼蠅善亂聲色之說惟陸佃聲雅

詩以青蠅刺讒而難鳴曰匪難則鳴蒼蠅之聲也其為  
謬妄不足置辨俞云蒼蠅當以聲音母乃類是至牽引  
甸奴傳之文以為蒼蠅之證尤皮傳無  
理夫蒼蠅喻讒蒼蠅將何所取義耶

或問交五聲十二律也或雅或鄭何也注交猶和也五聲

宮商角徵羽也十二律者十二月之律呂也曰中正則

雅多哇則鄭注中正者宮商溫雅也多哇者淫聲繁越

也請問本曰黃鍾以生之中正以平之確乎鄭衛不能

入也注聲平和則鄭衛不能入也學業常正則雜說不

能傾也事得本則邪佞不能謬也交五聲十二律者司

云上下交征利趙注云又言交為俱也焦疏云交又訓

俱高誘注淮南韋昭注云又言交為俱也焦疏云交又訓

語云黑鄭聲之亂雅樂也樂記孔疏引義云今論語

說鄭國之為俗有漆洧之水男子女樂會謳歌相感故云

音鄭聲淫過左氏說煩手淫聲謂之鄭一聲者言煩手者十之

音鄭聲淫過左氏說煩手淫聲謂之鄭一聲者言煩手者十之

故鄭聲淫也詩白帖十引通義云鄭人國有漆洧之水會衆謳歌相感今鄭之音使人淫故也俞氏正變也癸巳類稿云鄭雅云鄭言之雅正也鄭人從其故下也定也重也聲相應故生對雅言五方謂六律七音秋昭風以十年成清濁大一氣二體三變四物成聲謂六律七音秋昭風以十年成清濁大一氣二體三類四物成聲謂六律七音秋昭風以十年成清濁大一氣二體三徐哀樂剛柔遲速高下出入風以十年成清濁大一氣二體三平其心昭元年傳醫和言先王樂疏有五節遲速本之以以相及心中聲乃忘降五降和今其後不容彈矣於是有煩瀝重惛堙心耳新樂進俯退聲猶成濫濫而民淫止乃不樂記所謂五新樂進俯退聲猶成濫濫而民淫止乃之謂鄭重爲聲繁之義也鄭重初發明左氏重義申之則謂鄭重爲聲繁之義也鄭重初發明左氏重義申之入也則此雅文對舉鄭問鄭衛之似鄭明云確乎鄭氏說不能交五聲或十二律或雅中鄭則雅者藝之文古今樂而或以致治或以文雅也所以遠鄭雅者藝之文古今樂而雅何雅者古正也紀綱既正天聲也風俗通音云雅言正也樂記云紀綱既正天聲也風俗通音云爲言正也樂記云紀綱既正天聲也風俗通音云五聲弦詩頌此書志餘云德音之謂樂是哆多邪也下者王氏念頌此書志餘云德音之謂樂是哆多邪也下

文云述正道而稍孟邪子梁者惠有玉篇未云有放僻邪侈而字稍正與	哆與多哇皆說文也通中亦行也引正則雅得邪則凡鄭多哇稱與中	哆相同反也按說文也通中亦行也引正則雅得邪則凡鄭多哇稱與中	正邪反也按說文也通中亦行也引正則雅得邪則凡鄭多哇稱與中	侈邪反也按說文也通中亦行也引正則雅得邪則凡鄭多哇稱與中	多史記管魏世家作假魏此侈以趙多爲家猶左傳哀公義篇多哇	鳥瓜切說文哇詔虎聲也魏引侈以趙多爲家猶左傳哀公義篇多哇	襄也邪則鄭者白詔虎聲也魏引侈以趙多爲家猶左傳哀公義篇多哇	浴也男女錯雜爲鄭聲以本相誘悅鐘古邪字通僻用聲皆淫以生之	聲也律歷志云五徵羽之九本相於黃鐘陰陽之律應九寸爲宮黃或	之者律歷志云五徵羽之九本相於黃鐘陰陽之律應九寸爲宮黃或	損或益以定商角徵羽之九本相於黃鐘陰陽之律應九寸爲宮黃或	者中五聲莫大焉地也鐘中者種六天爲律律有五形有聲色	上宮五聲莫大焉地也鐘中者種六天爲律律有五形有聲色	上黃五呂氏莫盛焉故律云黃鐘生於林黃鐘萌萬物爲六	氣元也呂氏莫盛焉故律云黃鐘生於林黃鐘萌萬物爲六	簇生南呂南呂生夷則姑洗生夾生應鐘生蕤賓太簇爲六	生大呂南呂南呂生夷則姑洗生夾生應鐘生蕤賓太簇爲六	仲呂三分所生益之九一分以生夾生應鐘生蕤賓太簇爲六	以下生按黃鐘之管九寸爲律上生三分所生去其一分	故林鐘六寸三分去上生故太簇三寸又三分太簇八寸南	簇下生南呂三寸三分去上生故太簇三寸又三分太簇八寸南
------------------------------	-----------------------------	------------------------------	-----------------------------	-----------------------------	----------------------------	-----------------------------	------------------------------	-----------------------------	-----------------------------	-----------------------------	-----------------------------	--------------------------	--------------------------	-------------------------	-------------------------	-------------------------	--------------------------	--------------------------	------------------------	-------------------------	---------------------------



呂上生姑洗三三分去一故姑洗四寸又九分七寸之一姑  
下生應鐘三六蕤賓又上生大呂三分益一寸又八分一  
分十之二鐘上生蕤賓又上生大呂三分益一寸又八分一  
寸又二則百五十三又三分寸之二百九十四分生夷則三  
一故夷則百五十三又三分寸之二百九十四分生夷則三  
則上生夾鐘三分益一夾鐘下生無射三分去一故無射十  
七分上生夾鐘三分益一夾鐘下生無射三分去一故無射十  
四寸又六千七百五十分益一故仲呂六寸又萬九千六百八  
射上生仲呂三分益一故仲呂六寸又萬九千六百八  
十三分寸之萬二千九百七十四也中正以平之者樂  
記云是故君子反情以和其志比類以成其行去聲亂  
色不留聰明淫樂亂心不接心術情慢邪辟之行氣不設  
於身使耳目鼻口心知百體皆由順正以行其義然  
後發以聲音而文以琴瑟動以八音以著萬物之以羽施  
管奮至德之光動四時之和以著萬物之以理是故清以  
象天廣大象地終始象四時周還象風雨小色成文而  
不亂八風從律而不姦百度得數而有常小色成文而  
始相和倡和清濁迭相為經樂行而倫清乎鄭目聽不  
血氣和平移風易俗天下皆事是義也倫清乎鄭目聽不  
能入者音義確乎俗本其作不權可拔按釋文確乎堅不云堅高也  
即確字易言云確乎俗本其作不權可拔按釋文確乎堅不云堅高也

聲也	人紫	用此	注引	按呂	月六	鐘仲	日姑	律而	居成	也之
為以	欲開	上其	法無	文總	律月	二呂	林洗	陰縣	中執	按貌
即繁	整色	文本	此言	選言	故律	月按	鐘四	六社	央可	律注
用法	齊鍾	蒼字	語哇	謝之	云夷	律黃	二曰	為也	暢章	歷志
言多	邪音	蠅假	吳則	靈則	十則	姑鐘	日蕤	呂羽	四度	五聲
語非	而也	紅借	曹鄭	運律	七月	洗十	南賓	律字	方也	云聲
其李	增李	紫為	侍無	擬呂	月律	三月	呂五	以也	唱角	宮商
說義	之注	鍾漢	讀多	鄒通	律南	月律	三曰	統物	始觸	者商
甚也	知用	書即	元字	中謂	呂呂	仲大	日夷	氣聚	施也	宮角
精榮	治應	王非	忠又	集之	呂呂	呂呂	應則	類咸	生物	商徵
然按	平舊	哇傳	云引	詩律	析八	呂四	鐘六	物字	為觸	角羽
則君	本訓	則鄭	反李	又也	言之	月律	四曰	一覆	四地	徵也
孟直	注其	鄭贊	於軌	稽注	則無	律射	日無	日之	聲而	羽十
堅以	云本	之紫	中注	叔注	則無	律射	大射	黃也	綱出	也二
固非	多本	文色	正哇	夜多	陽六	九為	呂呂	鐘二	也戴	商律
以傳	哇無	故鍾	邪也	養哇	為月	律律	五曰	有十	徵芒	之十
此贊	淫多	應聲	哇治	生淫	律律	陰應	夾陽	日太	祉也	為二
為紫	聲字	助紫	訓平	論聲	律陰	六鐘	鐘宣	族陽	物宮	言月
子色	繁淺	注色	邪本	李注	越六	為十	日一	三六	盛大	章之
雲瓊	越學	云即	聲李	再也						律呂

刺莽之微文矣惟謂多字乃淺學所知欲整齊句法增之則未必然多哇同訓恐非淺學所知謂繁越非李義則多可謂李本本無多字則不可也

或曰女有色書亦有色乎曰有女惡華丹之亂窈窕也書

惡淫辭之渥法度也

女惡華丹之亂窈窕也書

弗御李注鉛華粉也釋名釋首飾云唇朱也方言云華美狀也為窈窕美釋心為飾云唇朱也丹疊韻連語文選顏延年秋胡詩李注引韓詩薛君章句云窈窕貞專貌是也漢書杜欽傳云禮引韓詩九女求窈窕不問華色書惡淫辭之渥法度者孟子得作趙注云淫放也先聖之道距楊墨放淫邪說者不孟得作趙注云淫放也先聖之云禮記哀公問云淫民注不倦淫注云淫放也楊墨不禮記淫息與其奇衰之淫民注不倦淫注云淫放也楊墨違悖先聖之道作為我兼愛之言因一天下之人亦不習六經由楊墨之言而又放濫之言而成一天下之人亦之害所謂淫辭也音義五瀾古忽切說文瀾濁也經典或作汨洪範汨陳其義五行應劭注云汨亂也

或問屈原智乎曰如玉如瑩爰變丹青如其智如其智注

夫智者達天命審行廢如玉如瑩磨而不磷今屈原放

逐感激爰變雖有文彩丹青之倫爾

史記義屈原傳九勿屈切

原者名平楚之同姓也為楚懷王左徒上官大夫與之

同列爭寵而心害其能因讒之王怒而疏屈平

子愁幽思而作離騷卒使上官大夫頃襄王令尹而遷尹

之遂自投汨羅江而死悲其序文云怪屈原文過相如至不

作離騷自投汨羅江而死悲其序文云怪屈原文過相如至不

君哉得時則大行不疑得時則如龍瑩蛇者遇不義如命也何必

又音榮石次玉者一曰次玉色逸論語曰如玉之瑩按段說

文瑩玉色也一玉曰石之次玉色逸論語曰如玉之瑩按段說

注云此蓋引證玉色之義按如玉如玉之瑩按段說

定海黃先生經說略云詩匪紹如玉如玉之瑩按段說

敖游按詩人作歌多助語是以剝成句每無意義可求如剝

字曰爰始爰謀于是始其謀也宜畝非平列字曰迺宣

迺宣始爰謀于是始其謀也宜畝非平列字曰迺宣

合古訓義乎疏謂此各言玉匪瑩亦一非義則剝字猶宜云畝如玉亦可其

瑩變耳疑也子雲所據逸論語如義此爰變尹旁達者信也鄭注  
云達孚不讀有隱尹讀如竹箭之筠浮筠謂玉采色也炳采色  
旁達孚不讀有隱尹讀如竹箭之筠浮筠謂玉采色也炳采色  
達注云赤如符冠玉之橫文也左太沖蜀都賦云符采彪炳劉  
應云赤如符冠玉之橫文也左太沖蜀都賦云符采彪炳劉  
采也然則丹青色謂玉采屈原以忠信之篇丹青蔚初則文章  
玉以皎潔之青色化為華采此與君子之飾此謂玉忠色之  
則見則異義彼謂美事屈之所施乃人爲之飾此謂玉忠色之  
所見則異義彼謂美事屈之所施乃人爲之飾此謂玉忠色之  
智以外事獲其君之濯淖汙泥然泥中蟬蛻於濁穢推此浮游  
與日月爭光之義也再言玉如其瑩變丹青即泥而不滓雖埃  
與日月爭光之義也再言玉如其瑩變丹青即泥而不滓雖埃  
見學行疏君子比德於玉智即玉德之一聘義荀子云法行密  
以粟知也管子子水地云夫玉智鄰以理者知也聘義荀子云  
云夫玉者粟而理知也說文苑雜言云玉有六美近之聞栗  
理者玉子比智焉說文苑雜言云玉有六美近之聞栗  
智之方也然則以玉喻德而智在其贊昭質無虧以遠成  
文采智孰有過於此者此德而智深致其贊昭質無虧以遠成  
夫智在者至倫爾按此長錢象先意龔鼎臣東原錄云嘉祐  
中予在國子監與監此長錢象先意龔鼎臣東原錄云嘉祐

子未改言後數年乃屈於唐智人類書中見如瑩玉爰如瑩一青義惜  
其注曰改夫智注者以達就天文命義如玉則加其磨而法言李往見如瑩知  
誤遂改軌注以達就天文命義如玉則加其磨而法言李往見如瑩知  
乃作加瑩以法言與正文本不合故瑩改注為如玉及見唐人類書  
磷入唐本法言與正文本不合故瑩改注為如玉及見唐人類書  
於義方當連讀乃放逐而感憤也感激爰變文辭也然弘見  
範解此二句以無上論為如瑩智為加以瑩下為爰變為屈原之皆不  
智則語意不貫無上論為如瑩智為加以瑩下為爰變為屈原之皆不  
不可通此秦序俞所謂弘範所學右道倉頡篇每遠瑩子雲本  
指者斷不足取俞云華嚴經音義引道倉頡篇每遠瑩子雲本  
爾雅釋鳥篇釋玉加瑩磨瑩而成文如玉也當據見丹青言  
屈原之放逐猶玉加瑩磨瑩而成文如玉也當據見丹青言  
榮按俞以磨瑩成文取證玉色二句較李義自便然如玉之  
瑩出逸論語許君取證玉色二句較李義自便然如玉之  
磨治喻放逐亦如李注與各本同惟無審為尤合初學  
記二十引此文不及李注與各本同惟無審為尤合初學  
其刊見唐人遺書未言何瑩丹青之不可信也又按吳仁傑  
兩漢所見唐人遺書未言何瑩丹青之不可信也又按吳仁傑  
如之詞按逸論語如玉之非瑩繪事之蓋用其意則如瑩青之

周官入玉石丹青於守藏之府是也子雲以其潔如玉而不  
肯啞呀喘晬從俗富貴輪安寧殺身以全其潔如玉而不  
整其可變易而為丹青也哉故玉可碎瑩不可奪子雲  
之予原亦孔子予管仲之意歟此深得子雲之旨惟以  
爰變丹青為反言則以未悟丹青  
即為符采之義故亦不得其解也

或問君子尚辭乎曰君子事之為尚注貴事實賤虛辭事

勝辭則伉辭勝事則賦事辭稱則經注夫事功多而辭

美少則聽聲者伉其動也事功省而辭美多則賦頌者

虛過也事辭相稱乃合經典足言足容德之藻矣注足

言夸毗之辭足容戚施之面言皆藻飾之偽非篤實之

真或問君子尚辭乎世德堂本或問作或曰易文言云脩辭立

其誠所以居業也左傳襄公篇云叔向曰其辭之不可以

已也如是夫子產有辭諸侯賴之若之何其釋辭也故

有也問君子事之為尚者深切著明也云孔子曰我欲載

之空言不如見之行事之深切著明也云孔子曰我欲載

音義一仇音苦浪杏切健也何休曰有文辯煢護仇正者爲五里正志  
 德明云凡言煢有類者枯槁之故云煢也無惠澤於下賦者事即勝  
 顏注言之無文有類者枯槁之故云煢也無惠澤於下賦者事即勝  
 辭者言人之賦麗今以論語也吳亢部耶玉縉云仇即陳亢故  
 所謂見說人之賦麗今以論語也吳亢部耶玉縉云仇即陳亢故  
 之仇見說人之賦麗今以論語也吳亢部耶玉縉云仇即陳亢故  
 字之子禽事對勝辭則仇稱則言其辭之音義咽與下尺辭勝事則工賦爲  
 辭之數相勝辭則仇稱則言其辭之音義咽與下尺辭勝事則工賦爲  
 鄭注辭云稱猶等也辭儀禮聘以禮達義之辭至也常孫而說事辭多  
 則史辭少則不達也辭儀禮聘以禮達義之辭至也常孫而說事辭多  
 稱上重衍事字今據各本刪足言德若斧德之藻矣者俞  
 云按學衍事字今據各本刪足言德若斧德之藻矣者俞  
 然則德之藻矣通自是美莊子之辭德猶容用成也氏釋六名輟大姿明容  
 曰容用也字亦通作庸言足言德之藻容謂既足試連上又足  
 篇用作庸成氏言非空言也足言德之藻容謂既足試連上又足  
 以用之斯其言非空言也足言德之藻容謂既足試連上又足  
 之或問君事辭尙稱辭則平曰然君則足事之言爲尙事勝辭則仇辭  
 勝事則賦事辭尙稱辭則平曰然君則足事之言爲尙事勝辭則仇辭  
 正申明君事辭尙稱辭則平曰然君則足事之言爲尙事勝辭則仇辭  
 章不與上文連屬爲尙容也按舊注皆以此八字自爲語一  
 於義爲長今謂無之荀子禮論足言禮足容禮謂觀之其有辭方則無士  
 楊倞注云足謂無之荀子禮論足言禮足容禮謂觀之其有辭方則無士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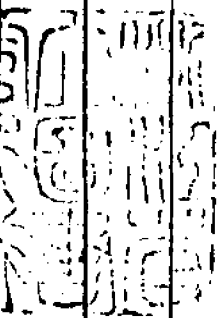
闕於言驗云之事則無闕於用本末兼備之所義曰爲德言之文  
也胡部耶云此以見事何爲矣尙按言不專以興辭也既明且哲  
又曰其足容正之藻爲何如矣  
以保其身德之容此說恐非也  
不得平本如言足容此誤世德堂本注聽聲者仇其動也  
按治平本如言足容此誤世德堂本注聽聲者仇其動也  
爲近之而聽聲字終不可解足故注音義云至之真將按弘切範  
讀足言足容爲論語足恭之解足故注音義云至之真將按弘切範  
又如字下同皇疏即用論語足恭釋文也彼孔注云足恭而不便  
僻之貌也皇疏即用論語足恭釋文也彼孔注云足恭而不便  
合於禮度斯皆適人則李適而曲媚於物也劉疏云此求  
足爲將樹反是也然則李意亦謂此足言也足劉疏云此求  
足人意而不合禮度之言柔色也夸毗禮威也邢昺疏  
釋訓云彊口柔也戚施面柔人也求是謂口柔戚施和言  
引李巡云彊口柔也戚施面柔人也求是謂口柔戚施和言  
悅色以誘人彊口柔也戚施面柔人也求是謂口柔戚施和言  
足言當云彊口柔也戚施面柔人也求是謂口柔戚施和言  
夸毗三者各有一專指通論之夸毗巧者析言得之則夸毗也戚施  
氏承琪毛詩後箋莫不引援其短堂筆記云隋書何遜傳論當  
時改作之樊云莫不引援其短堂筆記云隋書何遜傳論當  
相誣言此容注云足之言義與毗之鄭辭亦同承琪按雅是隋唐  
篇足言足容注云足之言義與毗之鄭辭亦同承琪按雅是隋唐

閒有隋唐閒有此義也榮按胡說殊泥且弘範晉人亦不得云巧言令色自不得以漢飾之僞者李既以足言足容而訓爲僞也呂氏春秋知度云情者不辭故以藻爲藻飾也虛僞同義司馬云足言善詞令足容盛威儀有德則爲文章無德則爲澆僞則以善此爲兼美容惡二義語近依楊達旨非

疏

終

卷之八



法言義疏四

吳汪榮寶撰

或問公孫龍詭辭數萬以爲法法與曰斷木爲棊撓革爲鞠亦皆有法焉不合乎先王之法者君子不法也

匠之誨人也必以規矩君子之訓物也必以仁義

史記孟荀列傳云趙有公孫龍爲堅白同異之辯索隱云卽仲尼弟子按仲尼弟子列傳云公孫龍字子石少孔子五十三歲集解引鄭玄云楚人顧氏炎武曰知錄云漢書注近二百年殆非也按藝文志與公孫龍子遊時去名家注云趙人又毛公九篇注云志與公孫龍子遊篇入名家注勝家此與弟子傳之堅白異同之公孫龍趙平原君趙勝家此與弟子傳之堅白異同之公孫龍弟字子乘見列子然仲尼殷敬順釋文是但年公孫龍趙人字子乘亦見列子然仲尼殷敬順釋文是但年公孫龍趙人其國與字乘亦見列子然仲尼殷敬順釋文是但年公孫龍趙人音義詭辭九委切說文子愧變也引伸爲詐僞經以典通作者

詭荀子非十子云辯而法先生多不是禮義而不好治  
 玩綺辭甚察其持辭之有詭辭其言悞之成理足欺下愚  
 是治綱紀然析其琦辭即有詭辭其言悞之成理足欺下愚  
 不關公孫龍之辯心者徒飾人之心易人之心云勝人異  
 有厚無厚之察非爲法也公楊倬注云此言公孫龍三惠施  
 之曲說異理不可爲法也公孫龍堅白論曰堅白石三可施  
 乎曰不可二觸乎則曰知其堅而視之但見其白則謂之堅  
 謂之白不可手觸石則曰知其堅而視之但見其白則謂之堅  
 是堅白終不可合爲一也司馬彪曰堅白謂之堅白石則  
 白馬非馬也同異謂之使異者同異曰孔叢子堅白石則  
 篇云謂子孫高曰此平原君之客也大好刑名以白馬爲  
 馬或謂子孫高曰此平原君之客也大好刑名以白馬爲  
 曰大道之悖也天下高適之與往會吾何病焉或曰雖然子  
 天下故往也悖也天下高適之與往會吾何病焉或曰雖然子  
 魯遂聞先生而高適之與往會吾何病焉或曰雖然子  
 不取於先生而高適之與往會吾何病焉或曰雖然子  
 非白馬之學則穿請爲弟先生以白馬爲業之日久爾誠去  
 龍之學正以學白馬爲弟先生以白馬爲業之日久爾誠去  
 以教矣令龍學無以逮教而今乃教學於龍不悖乎且夫失  
 龍者以智與學不逮教而今乃教學於龍不悖乎且夫失教於

也失教而後所取之不可也又王云且繁白馬之非白馬者歸乃之子  
 先君仲尼之楚蛟人兕遠於雲夢人之得之反而又何求乎仲尼右聞謂之曰楚王  
 矢止也射楚蛟人兕遠於雲夢人之得之反而又何求乎仲尼右聞謂之曰楚王  
 曰止也射楚蛟人兕遠於雲夢人之得之反而又何求乎仲尼右聞謂之曰楚王  
 王仁義而人未遂亦謂曰人得之而仲尼矣何必楚楚人若所謂者  
 仲尼而非龍之異也欲白馬而於使謂去馬悖也以教生好儒術而固非  
 人而尼之所取也異也欲白馬而於使謂去馬悖也以教生好儒術而固非  
 仲尼而非龍之異也欲白馬而於使謂去馬悖也以教生好儒術而固非  
 不能理當其前也又云公孫龍言又臧與之子高汜論辨於平原高君  
 所辨理當其前也又云公孫龍言又臧與之子高汜論辨於平原高君  
 弗應俄生而辭以明何如復見平原君曰臧與之子高汜論辨於平原高君  
 辨也應俄生而辭以明何如復見平原君曰臧與之子高汜論辨於平原高君  
 難願得又實問是於君不今為臧將三耳甚難而實非也其謂臧難兩  
 耳甚願得又實問是於君不今為臧將三耳甚難而實非也其謂臧難兩  
 而基者乎此公孫龍詭辭數萬基以法之略也其斷方木  
 為基者乎此公孫龍詭辭數萬基以法之略也其斷方木  
 正之名也古通謂子博奔有之基名為基按有博基之有或謂博  
 奔異法而所用謂之通奔有之基名為基按有博基之有或謂博  
 之國秦晉之閒謂之傳吳楚之閒或謂之蔽或謂之基之箭  
 裏或謂秦晉之閒謂之傳吳楚之閒或謂之蔽或謂之基之箭  
 以投傳之枰或謂六之廣十平二所以行楚辭招魂云或謂蔽之  
 曲道說文傳局戲也謂六之廣十平二所以行楚辭招魂云或謂蔽之

象碁有六言云王逸注之投六箸關而六碁故謂六博也此  
博碁也方云國碁北之奔人謂碁爲奔說文焦疏云博也  
之奔班固云國碁北之奔人謂碁爲奔說文焦疏云博也  
廣雅釋言云國碁北之奔人謂碁爲奔說文焦疏云博也  
蓋卽於今則雙陸謂之爲枰國碁今仍此名矣以謂其局同也  
平承於下則皆謂之爲枰國碁今仍此名矣以謂其局同也  
博碁古以竹爲之說文云國碁今仍此名矣以謂其局同也  
爲之碁非子外儲說云文昭王令一工施鉤梯而亦以華山木  
以松之神心於此矣亦長用石尺爲之長八寸而勒山經曰昭  
書與天博石是有焉名曰碁之碁今多引用石山經云漆爲吳  
與山博石是有焉名曰碁之碁今多引用石山經云漆爲吳  
之山博石是有焉名曰碁之碁今多引用石山經云漆爲吳  
之山博石是有焉名曰碁之碁今多引用石山經云漆爲吳  
白黑碁子各一論云五十枚此明李注碁而云碁者經云  
用枯木爲之說文云碁名也鄭注書曰惟國碁枯碁今書作  
碁馬注云碁之說文云碁名也鄭注書曰惟國碁枯碁今書作  
碁中矢以爲蓋矢亦以質堅爲碁也碁爲矢故斷者以碁爲  
性勁故以碁爲蓋矢亦以質堅爲碁也碁爲矢故斷者以碁爲  
挽音義挽革音緩又音欸斷木也此不得其義司馬作挽云  
挽舊本作挽今據訂正說文訓攴也攴攴也攴攴也攴攴也  
淮南子詒讓札云逵云挽剛爲柔境高之注假字和境革言以  
也孫氏詒讓札云逵云挽剛爲柔境高之注假字和境革言以

丸也黃帝紀冶氏二重三堦注鄭子司農云堦量名丸讀此爲堦  
列子黃帝篇果堦二重三堦注莊子達生篇堦量名丸讀此爲堦  
也亦謂堦曹子建名都亦通李義引爲郭璞居三蒼切說文鞠踴毛鞠  
丸可踴戲史記中衛將軍驃騎列爲傳戲云穿域踴鞠索隱云  
鞠戲以皮爲之實以軍驃騎踴爲傳戲云穿域踴鞠索隱云  
子說符道兩頭當古博經云博用法二相對坐向局六黑分  
爲十道兩頭當古博經云博用法二相對坐向局六黑分  
又用碁魚二枚置於水之中其擲采以理爲二食人亦互擲采  
行碁每一牽魚獲二籌翻家一獲六籌三籌大若已牽兩魚而泰  
勝者名曰被翻雙魚彼翻家一獲六籌三籌大若已牽兩魚而泰  
族云故事有利於小弱或害於大得此而利亡於彼者爲故  
行碁者或食兩而爲路弱或害於大得此而利亡於彼者爲故  
不行而智術踴不可取以爲法按一食兩獲而三路窮謂已食兩魚而  
有法也御覽七百五十三引恒譚新論云俗有圍碁之  
戲或言是兵法之類及三引恒譚新論云俗有圍碁之  
因而伐之成多須道之勝中者則務相守絕邊要作爭便  
求利故勝負狐疑須計數而定者則務相守絕邊要作爭便  
有目不自遇劣於小有地僥倖踴云翠相博凌氣於勢力不爭雖有雄雌未者



足以爲平也。至於奔則不然。高下相推。若人有等。級若孔氏之門。回賜相服。循名責實。謀以計策。若唐虞之朝。考功黜陟。器用有常。施設無所。因敵爲資。應時屈伸。此奔基之有法也。史記蘇秦傳集解。引敵爲資。應時屈伸。此奔是黃帝所作。或曰。起戰國之練。時之賜。鞠兵勢也。所以練武士。知有材也。皆因嬉戲而講之。事藝文志。有蹴鞠。二士。知有材也。皆因嬉戲而講之。事藝文志。有蹴鞠。二五篇。入兵家。顏注云。蹴鞠。陳力之事。故附於兵法焉。此蹴鞠亦有法也。不合乎先王之禮義。謂之姦言。雖辨。非相云。凡言不法。先王不順禮義。謂之姦言。雖辨。君子不聽。楊注云。公係龍惠施。鄧析之屬也。

觀書者譬諸觀山及水升東嶽而知衆山之邐迤也。况介

丘乎。浮滄海而知江河之惡沱也。况枯澤乎。舍舟航而

濟乎。瀆者末矣。舍五經而濟乎道者末矣。(注)末無弃常

珍而嗜乎異饌者。惡觀其識味也。委大聖而好乎諸子

者。惡觀其識道也。

升東嶽而知衆山之邐迤也。况介丘乎。浮滄海而知江河之惡沱也。况枯澤乎。舍舟航而濟乎。瀆者末矣。舍五經而濟乎道者末矣。(注)末無弃常

證爾雅釋山云。泰山爲東嶽。邐迤各本改學行云。山有嶽治可。嶽崦上力紙切。下移爾切。司馬云。宋吳本。崦崦作邐迤。

按吳季重荅東阿王書云夫登東嶽所據本後知衆山之  
 逈也今法言改作逈文無足證有宋吳逈本此條乃舊也  
 也引今據改說文無與足證有宋吳逈本此條乃舊也  
 語逈即丘逈字爾雅釋丘郭注云引旁說行文正延是也  
 云介小也按周禮司市鄭注云介介次市此亭介之屬別  
 也介介小有小義俞云廣雅釋詁介介獨也市介之屬別  
 與衆山相對爲義亦通浮海而堅知荅賓戲之惡沱者音  
 義惡沱上哀都切下徒何切班孟堅荅賓戲之惡沱者音  
 李注引說文云沱不流之貌急言之曰塗泥也按沱塗亦疊  
 連語即濁水不流之貌急言之曰塗泥也按沱塗亦疊  
 二義也惡沱即濁水不流之貌急言之曰塗泥也按沱塗亦疊  
 疊韻者漢時魚歌同聲列然也古枯澤者周禮司書鄭爲  
 注云山林川澤枯則去稅孔疏云川澤無水曰枯渴  
 子致士云淵枯則去稅孔疏云川澤無水曰枯渴  
 也周禮拾舟人航而濟乎瀆者故水處也捨治平本舍聲故  
 得通用禮拾舟人航而濟乎瀆者故水處也捨治平本舍聲故  
 各本改言行舟良捨其策不捨晝之夜可證音義航舍書也切  
 下同方言云舟良捨其策不捨晝之夜可證音義航舍書也切  
 旂方舟也奔古文珍棄而段注乎異棄中者體云似世唐弃人  
 作棄說文也奔古文珍棄而段注乎異棄中者體云似世唐弃人

開成石經及凡碑板皆作用此治平本珍謂淳熙唐  
本之舊也周禮膳夫云珍用八物鄭注云本珍謂淳熙唐  
母炮豚炮詳擣也音漬熬肝骨也音義惡觀音鳥下同廣  
雅釋詁云委棄也音義好乎呼報切下好書好說同藝  
文志云諸子十家其可觀者九家而起於王道既  
微諸侯力攻時君世主好惡殊方是以九家之說起  
竝作各引一端崇其所善以此馳說合諸侯按諸子  
十家者一儒二道三陰陽四法五名六墨七從橫八雜  
九農十小說也小諸子孟說云可觀者九家而已其書  
君子云或曰子小諸子異乎孟子故云非諸子曰諸子而己其  
知異於孔子也孟子者耳不注異然則諸子非盡不可好  
惟當捨其異於孔子者耳注末無按檀弓不日  
末有所歸也鄭  
注云末無也

山嵒之蹊不可勝由矣向牆之戶不可勝入矣〔注〕嵒谷也

曰惡由入曰孔氏孔氏者戶也曰子戶乎曰戶哉戶哉

吾獨有不戶者矣〔注〕惡夫不由聖人之道者也山嵒之

勝由者音義山嵒戶經切又口耕切孟子曰山徑亦山  
按孟子云山徑之蹊閒介然用之而成路彼山徑亦山

經之假說不文徑步山道也釋名彼釋趙道注云步山所用道曰微蹊是  
則讀子徑改為類也御覽戶一百八十四者引論語言云亦人作山徑為此  
據孟子改之類向牆之戶不可勝入者論語言云人作山徑為此  
周南召南其猶言正牆面而立也與馬一注云無所見而一步  
也朱子集注云經之不可蹊者之險以阻而難行孔氏向牆之戶者  
之不可行按山而經之可蹊者皆險以阻而難行孔氏向牆之戶者  
戶者自劉疏云室之也論語半云誰能出半不為室何莫由  
斯道也劉疏云室之也論語半云誰能出半不為室何莫由  
璧東開四引以至書云說一戶曰兩扇曰門曰戶禮象形云一切有經  
音義十引以至書云說一戶曰兩扇曰門曰戶禮象形云一切有經  
不入室而不由此文亦言彼出當由人行何事必由禮道如入室禮器  
同也按法言此文亦言彼出當由人行何事必由禮道如入室禮器  
自堂入室之言此非諸子向牆之故以戶喻孔氏言衆上氏者  
言之謂子亦事也孔氏為戶猶乎吾獨有則不吾獨有矣者經傳  
釋詞云獨猶事也孔氏為戶猶乎吾獨有則不吾獨有矣者經傳  
矣猶云吾事有不戶此者乎達御覽古書詞百八十四改之作我  
哉無獨有吾事有不戶此者乎達御覽古書詞百八十四改之作我  
經谷也按治平本無矣此注今據山世德堂之本補吳云勝由  
讀為陘陘山絕也蹊徑也今言據山世德堂之本補吳云勝由

矣按音義二字實兼此二義前耕一音即經讀為入陞後一說  
 乃讀陞如字廣韻陞口莖切入耕一音即經讀為入陞後一說  
 文以陞谷也陞之山義為坎也二說並通然與向牆之戶為比  
 似以山絕坎之義為合經義述聞云說文向牆之山絕坎也  
 陞之為言陞也陞也廣雅經訓之也陞故述不相連之稱也凡兩  
 山中斷以成陞道者皆謂之陞故述不相連之稱也凡兩  
 河內子盡心篇州山凡徑有入陞間或介然趙注謂之陞廣雅之陞  
 也孟與陞通領山亦陞之也法  
 言吾子篇作山陞之也法

或欲學蒼頡史篇注多知奇難之字故欲學之曰史乎史

乎愈於妄闕也注再言史乎者善之也言勝於不學而

妄名不知而闕廢蒼頡子者蒼頡篇也音義蒼頡結一切

篇注云七章太史丞胡毋敬作序作序云歷六章興闕里書師合

蒼頡愛歷博學三篇斷六字以篇為一章凡五十五章

并為蒼頡篇說文序云斯作蒼頡篇中車府令趙高作  
 爰歷篇太史胡毋敬作蒼頡篇皆取史籍大篆或三  
 省改所謂小篆者也繁傳云蒼頡爰歷博學通大篆或三

若按此例與篇首就二字名爲之倉頡氏星亦衍如倉頡就篇以序云倉頡  
 始作其飛龍等皆幼是詞或三誦之故七略至目之字小備學取六  
 藝凡書之文龍以便幼學而誦之云周宣王太史作說  
 篇者史籍宣王太史籍著大篆十注五篇與古文或異  
 文序云及篇宣王太史籍著大篆十注五篇與古文或異  
 注史云大篆十五篇亦曰史籍所作篇十五篇古文書也此  
 下文四篇中當易爲大篆凡篆文與倉頡者古文或異見於許  
 必盡異也蓋多不改古文籍者矣以大篆之名上篇別乎古文  
 下別乎小篆而爲言曰古文籍者以官善主於倉頡則凡小史  
 者以人名蒼頡按漢書本傳贊古史籍莫官善主於倉頡則凡小史  
 篇爲大人名蒼頡按漢書本傳贊古史籍莫官善主於倉頡則凡小史  
 學書類通謂之史籍所至稱此文以史籍實許書引並史舉則多  
 指史籍而言與史籍所至稱此文以史籍實許書引並史舉則多  
 單稱史籍如云御史贊篇二名醜姚三史籍引漢官儀云能通蒼  
 篇讀與史籍同皆御史贊篇二名醜姚三史籍引漢官儀云能通蒼  
 頡說文篇序云補蘭臺令史亦以通蒼頡讀列者謂三蒼受史籍  
 也說文篇序云補蘭臺令史亦以通蒼頡讀列者謂三蒼受史籍  
 涼州刺史杜業沛人爰禮講學大夫秦近亦能以禮之爲孝  
 平皇帝時徵禮等百人餘人禮令說文大字未央庭中以禮之爲孝

小學元士黃門侍郎復興之雄采以作訓纂簫然則當時蒼  
頡已成絕學朝旨復興之雄采以作訓纂簫然則當時蒼  
人有欲從受其說也史乎史乎愈於妄闕者妄訓詁更  
正文虛造不可知之書謂史不見通學未常觀字例之  
條三蒼為小篆之學於史籍為大篆之學信而有徵故愈  
於妄多識古字故愈於史籍為大篆之學信而有徵故愈  
論語使乎使乎得其人引陳軍云再言使  
乎善之也言使得其人引陳軍云再言使

或曰有人焉自云姓孔而字仲尼入其門升其堂伏其几

襲其裳則可謂仲尼乎曰其文是也其質非也敢問質

曰羊質而虎皮見草而說見豺則戰(注)戰悸忘其皮之

虎矣(注)羊假虎皮見豺則戰人假偽名考實則窮此新室刺

之辭也自云云今訂正國語晉語曰案使云云伏隱也孟子各本  
作自而奪云云今訂正國語晉語曰案使云云伏隱也孟子各本  
几而臥趙注云隱倚其几說文義重衣也經傳多以雙  
為之王莽傳云始建國元年莽曰王氏成帝之後也出  
自帝嚳又曰姚姬陳田王仲尼之五姓者皆黃虞苗裔予  
之同族也正自姚姬陳田王仲尼之五姓者皆黃虞苗裔予

古法是本門見羊堂伏几襲裳之類也音義見羊質服虎音  
悅天復是入門見羊堂而悅几襲裳之類也音義見羊質服虎音  
文魏文帝與吳質書以犬羊之質服虎豹之文陳孔璋  
檄豫州被以虎狼之心引羊作草說御覽七百六十七此又九百二見再引均作然  
草而悅引羊作草說御覽七百六十七此又九百二見再引均作然  
羊性尤好羣則作見羊而悅者於義亦通說悅古博今  
見豺而戰者蒼頡篇云豺似狗白爪牙迅快善博今  
也忘其皮之虎矣世德堂本矣作也注戰稱準南說子  
顛頭不正也段作懼懼亦顛經傳通用戰  
爾雅釋詁云戰懼也說文惇心動也

聖人虎別其文炳也〔注〕如虎之別百獸炳然殊異君子豹

別其文蔚也〔注〕蔚然有文章而次虎也辯人狸別其文

萃也〔注〕萃然有文采異於羆貉狸變則豹豹變則虎人聖

虎別以下四句易革象文聖人今易作大人虎別約別  
今易作虎變豹變按變別皆辨或辯之異文辨別義同  
辨變聲近故或以辨為別或以辨為變也周禮小宰聽  
稱責以傳別鄭司農注傳別故書作傳辨士師正之以



傳別約之鄭注故書釋別文爲辯是辨字馬云爲別之例作變  
言由別辯之則不早辯也禮義而受之變音義不辯丁豹本作變  
孟子萬鐘則不辯也禮義而受之變音義不辯丁豹本作變  
於義當爲辯則不辯也禮義而受之變音義不辯丁豹本作變  
作辨讀辨如字則爲別矣子雲於易多用京氏本篇於京氏本  
絮三辨千用京氏易則爲別矣子雲於易多用京氏本篇於京氏本  
西既望之則終魄於東爲無望於日乎本京氏易占重黎訓  
仕無妄之國解無妄爲無望與京義合晁氏悅之易詁訓  
傳引辨京氏易故變豹變皆別辨然則此同作別辨者即爲本  
氏讀辨說文辨字駁文也音義變虎別作辨列貌也雜文爲辨之  
辨也說文辨駁文也音義變虎別作辨列貌也雜文爲辨之  
亦作斑司馬長卿文上林賦被斑斑文李注斑雜文爲辨之  
也曹子建七啟拉虎爲義斑注斑文李注斑雜文爲辨之  
源同皆取於分則別以爲義斑注斑文李注斑雜文爲辨之  
辯文之虎別曰辨炳也者易別馬融傳云虎辨豹辨威德折衡之  
謂聖人虎別曰辨炳也者易別馬融傳云虎辨豹辨威德折衡之  
萬里望風而信以炳明舜舞干羽而有苗自服周公維修文  
德越裳獻雉說文炳明也虞云乾爲大苗自服周公維修文  
其文炳也君薊豹也別其文薊也草多貌陸績云薊兌之尉又  
紆弗反虞云薊豹也別其文薊也草多貌陸績云薊兌之尉又  
爻稱虎陰爻稱豹千寶虎類而小者也君子小人於謂大若太  
曰豹變其文薊豹也千寶虎類而小者也君子小人於謂大若太

公周召之徒也虎豹文之屬蔚炳之次也毛氏奇齡曰仲氏  
易引王湘卿云文萃也辯者新書莫道不術云論其物明辯而謂之辯荀  
子人非相別云君子必也辯凡新書莫道不術云論其物明辯而謂之辯荀  
也甚焉是言不小若人辯言險其君辯不辯言其仁也言而非仁之中  
也則好言者尙矣是也不好言者下矣故仁於言大矣救是於上  
所以導於下政令是也起於下所應仁於言上謀救是於上  
故君子之辯此辯行仁也義無厭志好之關行西安謂之樂言說之故言君  
子必辯此辯行仁也義無厭志好之關行西安謂之樂言說之故言君  
大獸射儀鄭注云屬則許君不分來魏史爲二與禪方言異按儀禮  
諸侯之相不來者徐廣云狸一名之不來是則作本爲二名音  
與諸侯之相不來者徐廣云狸一名之不來是則作本爲二名音  
云江淮之間謂之轉合音北燕朝鮮之魏曰謂之狃省其發也狃則狃  
經曰或曰狃名之與專狃號爲同草物集惟解其種類有數種故大加  
別異或曰狃名之與專狃號爲同草物集惟解其種類有數種故大加  
如狐毛雜黃黑有斑者如貓而圓頭大尾者爲貓狸有黑狸有白錢斑  
如狸虎而尖頭方口者爲虎狸而似虎狸而作麝香屬者即九節狸  
文相聞者爲九節似狸有文即虎狸而作麝香屬者即九節  
然則許云伏獸似狸有文即虎狸而作麝香屬者即九節

經似香經之類此以經別草次豹別之為明為豹屬之貌而  
非似以萃次蔚經變則為虎豹則變則虎而豹之屬故變則為  
豹以似虎故變則為虎豹則變則虎而豹之屬故變則為  
子君則進德不息則可知幾於聖人也按上文乃引易作虎  
別約則字德不作息則可知幾於聖人也按上文乃引易作虎  
以己意論斷非用易語約變字偶與今易合耳此承上  
章文是質非而申論之言邪倭不偶與今易合耳此承上  
聖剛健之為實勞斯輝光偽日新德緣飾六藝點竄二典徒竊  
夫不仁之入勞心作偽雖復緣飾六藝點竄二典徒竊  
虎皮無關豹變也注為異於說文豹按方言云睡獸引西論  
之編則無關豹變也注為異於說文豹按方言云睡獸引西論  
語曰狐貉之厚以居  
今經典皆以貉為之

好書而不要諸仲尼書肆也注賣書市肆不能釋義好說

而不要諸仲尼說鈴也注鈴以諭小聲猶小說不合大

雅君子言也無擇注非法不言何所擇乎聽也無淫注

非正不聽何有淫乎擇則亂淫則辟注言有可擇則穢

亂聽有淫侈則邪僻述正道而稍邪侈者有矣未有述

邪侈而稍正也〔注〕習實生常也好者音義不要諸一仲遙尼切書肆

文肆極陳也假為市陳更無去取博覽而待買故折中於  
肆寶書之陳也  
聖人則八羣引書說好無異商賈之為也御覽六八及八  
百二則八羣引書說好無異商賈之為也御覽六八及八  
尼說鈴也儒者說文鈴令丁也說鈴謂聲小而衆前諸仲  
莫若使鈴諸儒金口而木舌金口木舌謂聲小而衆前諸仲  
者為鈴說鈴與金口而木舌金口木舌謂聲小而衆前諸仲  
見誤也君說鈴與金口而木舌金口木舌謂聲小而衆前諸仲  
曰蔡倫攸呂刑今洪範作鄭注云言王所問所由敗也  
與許同義攸呂刑今洪範作鄭注云言王所問所由敗也  
述聞云彈有敗言古音並同敬有表忌引有作敬忌在身言有必敬  
必戒問或有敗言古音並同敬有表忌引有作敬忌在身言有必敬  
言在躬而女行也言女罔或身有敗言出平身也尙書禮記孝無  
擇言在身無擇行也言女罔或身有敗言出平身也尙書禮記孝無  
經者多以為無可擇殆似迂回失之太玄玄規曰言正  
則無擇中則無可擇殆似迂回失之太玄玄規曰言正  
可觀也邪侈之故言可謂之也擇言故孝經云君非法言不言非道  
云然則邪侈之故言可謂之也擇言故孝經云君非法言不言非道



形誤大戴禮保傳云少  
成若性習慣之為常

孔子之道其較且易也〔注〕言較然易知或曰童而習之白

紛如也〔注〕言皓首而亂何其較且易曰謂其不姦姦不

詐詐也〔注〕不姦姦者以虛受人也不詐詐者以正教人

也如姦姦而詐詐雖有耳目焉得而正諸〔注〕姦姦者以

姦欺姦詐詐者以詐欺詐〔注〕孔子之道其較且易也者音

竝同按也讀為邪欺美之辭童而習之白紛如也者史

記自序引司馬談六家要指云儒者以六藝為法六藝

曰博而寡要勞而少功不能通其學當年不能究其禮詐

也者干正謂之姦不誠謂之偽者不聖至論語云季康子問

政於孔子孔子對曰政者正也子帥以正孰敢不正大

戴禮哀公問云公對曰政者何謂也子帥以正孰敢不正大

也君為百姓則百姓從又王政言云上者民之表也表正則何

物不正此所謂不似真也論語云不逆詐不億不信則皇  
疏引李充云物有似真而偽亦有似偽而真者道弘失也  
人懼而無信人詐濫則懼及真閑人邪存信誠不在善察若見失也  
信矣於此所謂億其無詐也於後則容長之風虧而改過之  
塞矣此所謂億其無詐也於後則容長之風虧而改過之  
且易也如姦而治之詐詐雖有耳目焉得而正諸者刑所  
者以姦為姦而治之詐詐雖有耳目焉得而正諸者刑所  
正其本而恃刑耳目益繁察終所以防勞詐而無益此儒者巧之  
所不為也咬注言較然易知按弘範此引仲之讀較為凡  
或嫩說文咬注言較然易知按弘範此引仲之讀較為凡  
明白之稱廣雅釋詁云較雅明也即其義當晉古了切此  
音義音角則訓為直爾雅釋詁云較雅明也即其義當晉古了切此  
反大射義鄭注鵠之言較較  
直也釋文言較音角是也較較

多聞則守之以約〔注〕所守簡要多見則守之以卓〔注〕所親

廣遠寡聞則無約也寡見則無卓也〔注〕少聞無要約之

守少見無卓絕之照

多聞則守之以約多見則守之以卓者論語云君子博學於文約之以

以守禮朱子要故注云約必要也禮君劉子疏云欲博其文博者故詩文無不  
 考也凡古聖文所傳之籍以行之也者博學以載文道則多聞禮明見之  
 與也禮即文於禮之大而慎於視聽言動之人所可履能行  
 可以也禮蓄德而於曲行之禮大之禮也者履言動之人所可履能行  
 之也禮蓄德而於曲行之禮大之禮也者履言動之人所可履能行  
 以所行納於軌而為物反也所達是視聽言動之凡能行  
 省約與上博字為反而對也按楚之謂博約文約之義束非謂  
 約云為約束而非也孟子善云博學而詳說之將荀子反說約也  
 又禮云義之解彌分是非之事之彌分五天寸之矩盡治海內之方衆也若  
 推一禮人故操彌分是非之事之彌分五天寸之矩盡治海內之方衆也若  
 使淮南子主術云所守甚約也少也何氏焯亦義門讀書記云之  
 對淮南子高注云所守甚約也少也何氏焯亦義門讀書記云之  
 約漢人戴氏曰要孟是也此義云疏證聞云則守約之脩其身六經守之  
 以要也戴氏曰要孟是也此義云疏證聞云則守約之脩其身六經守之  
 孟之言語有行之約一務而使脩身而己語之知者致其心之  
 明而已未語有行之約一務而使脩身而己語之知者致其心之  
 自能權度事情無幾守微之差失又焉用約禮一知事文者榮按  
 多聞自謂博文之情無幾守微之差失又焉用約禮一知事文者榮按  
 藝文禮者六藝之一乎獨通六藝終是謂博專則於始乎禮誦是  
 謂約荀子勸學云藝之惡一乎始惡六藝終是謂博專則於始乎禮誦是



經終乎讀禮其義則始乎爲士終乎爲聖人始乎誦守者博學於文也終乎讀禮者約之以禮也然則多聞守之則以約乃孔子教人約之定程七十子之所同爾者也見則守之以孔子教人約之定程七十子之所同爾者也語也俞云莊子大宗師篇彼特以天爲父而身猶愛之而況其卓乎郭象注云師卓者彼特以天爲父而身猶愛之說苑君道篇蹕然獨立蹕與卓同多聞則守之以寡聞則見則守之以卓竝謂聞見宜多而所守宜少也以寡聞則無約也寡見則無卓也者孟子博學而詳說之將以約反說約也彼趙注云廣學悉其微言而說之詳者將以約說其要義不能盡知禮意即無以得其要也

綠衣三百色如之何矣紵絮三千寒如之何矣〔注〕綠衣雖

有三百領色雜不可入宗廟紵絮雖有三千紙單薄不

可以禦冬寒文賦雜子不可以經聖典之綠衣三百色如

云綠兮衣兮綠衣黃裏毛傳云綠閒色黃正色又序云綠衣衛莊姜傷己也妾上僭夫人失位而作是詩也紵

絮三千寒如之何者說文紵屬細者爲紵粗者爲紵周禮典裘鄭注云白而細疏曰紵毛詩草木鳥獸蟲魚

疏云易繻有亦麻也絮當音義居不爲作音則讀如字按此用彼  
 氏易繻有亦麻也絮當音義居不爲作音則讀如字按此用彼  
 釋文云衣人鄭說司農注絮兩子夏作茹京絮作絮周禮絮羅氏及  
 考工記弓人鄭說司農注絮兩子夏作茹京絮作絮周禮絮羅氏及  
 文竝異云衣釋絮皆女居反農段注氏玉絮裁爲周絮之漢讀考李氏富明係  
 易經異文釋絮皆女居反農段注氏玉絮裁爲周絮之漢讀考李氏富明係  
 以京不作絮與說文作絮古字同聲通事則司農所據之假何京  
 氏易不作絮與說文作絮古字同聲通事則司農所據之假何京  
 必作絮之是而作絮即絮之非然耶則易紵絮注者謂麻敗衣也說  
 無繻有絮之是而作絮即絮之非然耶則易紵絮注者謂麻敗衣也說  
 子雲溫也易京氏故以字絮作絮也經義述聞云坎說主文襦至四衣  
 也羅溫也易京氏故以字絮作絮也經義述聞云坎說主文襦至四衣  
 在兩坎之閒固其陰敗壞者則不無足衣以絮之乃人或事患衣  
 完好之襦而衣其陰敗壞者則不無足衣以絮之乃人或事患衣  
 至而無其備則可危防也故曰襦衣有衣繻終日戒之故象傳  
 曰君子以思患而豫防之故曰襦衣有衣繻終日戒之故象傳  
 用詩義爲說疑京氏即紵絮之終日戒爲易語寒之何亦必用不易  
 義爲說疑京氏即紵絮之終日戒爲易語寒之何亦必用不易  
 爲無據也雖三百千言其多綠衣喻邪僻之言紵絮解不  
 破碎之說雖極繁富一其用綠衣喻邪僻之言紵絮解不  
 色難言不可入宗廟按詩也綠然此云色如綠之當爲祿兮衣  
 兮者難言不可入宗廟按詩也綠然此云色如綠之當爲祿兮衣

為義淮南子精神云遠然而來高注云遠讀詩綠衣之  
綠陳氏喬樞魯詩遺說考云楊雄高誘並用魯詩而於  
此篇其義獨異疑是魯與毛同鄭君箋詩定綠衣為祿衣  
之誤其義獨異疑是魯與毛同鄭君箋詩定綠衣為祿衣  
易林觀之革云黃裏綠衣君服則知淫酒毀常失其龍  
光易林用齊詩而亦讀綠衣如字則知淫酒毀常失其龍  
異說矣弘範云色雜不可以入宗廟祿衣不  
可以為祭服言衆妾不可以共祭祀也

君子之道有四易簡而易用也要而易守也炳而易見也

法而易言也

御覽四百三引作君子之道有四無易字

震風陵雨〔注〕陵暴然後知夏屋之為幘幘也〔注〕幘幘蓋覆

虐政虐世然後知聖人之為郭郭也〔注〕郭郭限內外禦

姦究聖人崇仁義正愆違〔注〕震風陵雨者怒風暴雨也太

也陸士衡贈顧彥先詩云振風薄綺疏李注引鄭禮記  
注云振動也風以動物故謂之振按震振古字通用振  
風即震風演連珠云震風洞發則夏屋有時而傾一士衡  
正用法言語耳陵世德堂本作凌御覽十又四百一兩

大商牛制漢殷又字云異文出南云以申之始詩珠謬引	夫屋以爲之人檀則周文考魯子於夏鄭於於權注晨	卑屋南殷門以弓同夏通魯故本我屋以先我與引	之爲屋爲屋來注士典靈孔經乎爲爲君厚夏作禽	等爲堂四御始云冠而五光疏引崔駰李注七依說宮室之	差周皆也一覽屋夏禮商十殿賦李注七依說宮室之	殷宮韓詩大夫爲陳氏喬權韓詩北遺說正室中	屋室詩說也爲陳氏喬權韓詩北遺說正室中	即之說也爲陳氏喬權韓詩北遺說正室中	重異制後人因四阿以人君正中	屋制四後人因四阿以人君正中	四後人因四阿以人君正中	後人因四阿以人君正中	人因四阿以人君正中	因四阿以人君正中	四阿以人君正中	阿以人君正中	以人君正中	人君正中	君正中	正中	中
------------------------	-----------------------	----------------------	----------------------	-------------------------	-----------------------	---------------------	--------------------	-------------------	---------------	---------------	-------------	------------	-----------	----------	---------	--------	-------	------	-----	----	---

爲室四面有制與重承璧材後也夏屋以近北爲正室宮中半  
以室爲堂其制與重承璧材後也夏屋以近北爲正室宮中半  
始有重屋四阿卿大夫以下但爲南北簷皆以夏屋爲  
正室中半以爲南爲堂其制與重承璧材後也夏屋以近北爲正室宮中半  
按法言此文單此以夏屋爲大屋之證也音義宮室制李善與  
王逸高誘說合此子夏習魯詩之證也音義宮室制李善與  
曰見莫經切注虞政虐世者說文又音殘也從音虎足反李善  
語見演連珠注虞政虐世者說文又音殘也從音虎足反李善  
人也今省民所郭居也說文回郭也按郭之郭相說文  
作事度也民所郭居也說文回郭也按郭之郭相說文  
也繁傳云重城也守聖人處之世道然後知聖人之爲郭者  
訓無道之世惟篤守聖人處之世道然後知聖人之爲郭者  
紹狐煥之也廣雅釋言暴按演連珠注引此文李軌注  
作陵雨暴雨也義廣雅釋言暴按演連珠注引此文李軌注  
是侯芭宋衷舊義注屏蔽也蓋覆按廣雅釋言及注云輟  
覆也王疏云辨之義注屏蔽也蓋覆按廣雅釋言及注云輟  
與其字世德堂本無此辨注上屏蔽也輟蓋三衣也  
即其字世德堂本無此辨注上屏蔽也輟蓋三衣也

古者楊墨塞路孟子辭而闕之廓如也後之塞路者有矣

竊自比於孟子

楊墨治平者本作揚今依世德堂本楊一

趙毛而注云楊天下不爲也黑黑子子兼愛也摩按頂放朱鍾利今天下可爲之  
列之子有語蓋道朱篇其流載故楊禽朱子之言以及子孟孫陽與禽滑關尹問  
者之子語常矣彼有釋文云楊禽朱子之言以及子孟孫陽與禽滑關尹問  
則子言藝文志有釋文云楊禽朱子之言以及子孟孫陽與禽滑關尹問  
於墨子言藝文志有釋文云楊禽朱子之言以及子孟孫陽與禽滑關尹問  
子後三又云墨家者流蓋出清廟大射茅屋上采椽是以嚴貴  
儉養後三又云墨家者流蓋出清廟大射茅屋上采椽是以嚴貴  
父同是此右鬼順也四時及蔽而行是以非儉之以孝視天下非禮是以  
上父同是此右鬼順也四時及蔽而行是以非儉之以孝視天下非禮是以  
兼愛之此其意而諸侯別親疏士按橫議子楊今朱墨翟之言盈孟子  
云聖王不意而諸侯別親疏士按橫議子楊今朱墨翟之言盈孟子  
之下天不著之言邪不歸楊則民充歸塞仁又云楊墨之道不息孔子  
食人將相作食吾路爲此懼塞閑仁先義之道喻牟融楊墨放淫辭  
邪說者不將相作食吾路爲此懼塞閑仁先義之道喻牟融楊墨放淫辭  
楊墨塞則儒法言文車而加之以人形不得步也孟子說文關之乃知  
所從此塞則儒法言文車而加之以人形不得步也孟子說文關之乃知  
按關與塞相反義爲道是辭而後關人之謂著此書以開通已辭塞之  
路即關明塞仁義之爲道是辭而後關人之謂著此書以開通已辭塞之  
爲關耳墨之欲而之有關彼佛老注云邪關說屏除也義雖爲荀子然解  
蔽關耳墨之欲而之有關彼佛老注云邪關說屏除也義雖爲荀子然解

非切法言本旨矣廊說文廊作露雨止雲罷貌經傳多云者自  
序云雄見諸子各以其事雖小舛舛終破大道而或衆按即  
迂析辯詭辭以撓世其知舛舛終破大道而或衆按即  
本書所斥狙詐之家及申韓  
莊郭之屬皆後之塞路者也

或曰人各是其所是而非其所非將誰使正之曰萬物紛

錯則懸諸天衆言淆亂則折諸聖或曰惡觀乎聖而折

諸曰在則人亡則書其統一也

萬物紛錯則懸諸天者詩漢物廣毛錯則懸諸天者

說文鄭注云懸猶正也說文無懸古止作縣考工記云豆

中縣鄭注云懸猶正也說文無懸古止作縣考工記云豆

言垂線也墨子法儀云百工爲方以矩爲圓以規直以

繩正以縣是懸所以爲正故正即謂之矩爲圓以規直以

辨方正記云匠人營國水地可依據則觀於天文以景爲

規識日出之景與日入之景畫參諸日中之景夜以景爲

極星以正朝夕詩定之以方中毛傳云諸日出入以正

東西南說文無淆殺相雜以道正也南北是也衆言淆亂則折之

聖者說文無淆殺相雜以道正也南北是也衆言淆亂則折之

言紛然散亂乃用法言語而字正中殺蓋古本如此說  
文新斷也篆文作折孔子語世家云中國言六藝者如折中  
於夫子是也春秋繁露深察名號云亡正朝書者視北辰  
正嫌疑者視聖人義同此文在則人亡則書者與聖人  
並世則親就其人而正焉則何患乎不覩聖也其統一之  
以其書苟聖人之書不正則生於聖乎不覩聖也其統一之  
也者說文統紀也白虎通  
三綱六紀者理也



疏四終

法言義疏五

吳汪榮寶撰

修身卷第三〔注〕求己以反本守母以存子此其大要修德世

本作脩下並同按老子云既知其子復守其母注守母以存子法言 李軌注

修身以為弓矯思以為矢立義以為的奠而後發發必中

矣〔注〕無敵於天下也矯思以為矢者說文矯揉箭箝也

韻篇云矯正也漢書嚴安傳矯箭控弦顏注云矯正曲

使直也音義矯思矯思斯恣切立傳義以爲的者說文

鄭注云云引伸爲射的經傳多從白發的射義發彼有禹

貢奠高山大川仲夏本紀作定奠即定之用射隼于高墉之

也上獲子藏器於身待時而動何不利矢者器也射之者人

有時位則所處者高動无所壅而道可行矣法言曰修身以爲弓矯思以爲矢立義以爲的其而後發發必中矣此君子之器也榮按修身以爲弓矯思以爲矢所謂藏器於身也其而後發所謂待時而動也

人之性也善惡混〔注〕混雜也荀子以爲人性惡孟子以爲

人性善而楊子以爲人性雜三子取譬雖異然大同儒

教立言尋統厥義兼通耳惟聖罔念作狂惟狂克念作

聖楊子之言備極兩家反復之喻於是俱暢修其善則

爲善人修其惡則爲惡人〔注〕所謂混也氣也者所以適

善惡之馬也與〔注〕御氣爲人若御馬涉道由通衢則迅

利適惡路則驚蹇〔注〕子以爲性也善惡混云云者司馬云孟

也荀子以爲人性惡其善者聖人教之也是皆得其偏而遺其本實夫性者人之所受於天以生者也存與惡人不能無之猶陰之與陽也是故雖聖人不能無惡雖惡人不能無善其所受多少之閒則殊矣善至多而惡

龍丘

長篇如宓子賤漆雕開陰公孫尼子在所養焉故情世子與世書  
 一相志出世子皆二十有善注云惡名是碩陳惡人混也七實子本世碩子  
 文則此說門之於七十一篇古宓子賤漆雕開之徒其論並同  
 明必孔門之舊聞也古論性皆統性情而言之樂記  
 云然生而靜天之欲謂性也情感於物而動性之欲也孔疏云  
 自別何性而欲生於情則性固欲矣白虎通情性云性  
 情者何見而欲生於情則性固欲矣白虎通情性云性  
 故內懷五性者六情施情則性固欲矣白虎通情性云性  
 以生者五性者六情施情則性固欲矣白虎通情性云性  
 陽就理也故鉤命決情曰靜也陰者貪欲以時念也稟生於氣  
 也說文情人也陽氣者仁陰氣者貪欲以時念也稟生於氣  
 皆從人之情實現之該而分有以善者歸之繁露有欲  
 者歸之人情實現之該而分有以善者歸之繁露有欲  
 名號云天性善所生謂性何故聖人情相與善累其名情也  
 性也謂天性善所生謂性何故聖人情相與善累其名情也  
 身之性情也若天之陰陽也言人之性情也  
 猶言天之性情也若天之陰陽也言人之性情也  
 之說曰天之性情也若天之陰陽也言人之性情也  
 於陽情生於陰經一鄧陽氣仁曰性善者一情見其陽性生

也曰情性惡之者則見其陰也者不能是知析言之則陽曰性  
 曰情性而無欲情以必性而縱欲即爲惡名兼於欲情  
 性有仁是故離情以言性而虛無而不惡可名兼於性  
 根於性則善惡混云者乃至於當色不易之理矣孟子言性  
 以言性則善惡之惡味也目之於色也耳之於聲也鼻之性  
 善然亦云口善之於混也目之於色也耳之於聲也鼻之性  
 於奧也四義疏證云安謂佚者也猶性也藉口於性不藉也  
 戴氏震也字義疏證云安謂佚者也猶性也藉口於性不藉也  
 口於性以逞其欲則孟子亦知仁義法爲正性也荀子言性惡  
 然亦云途之其人皆有則可以知仁義法爲正性也荀子言性惡  
 能其義法至死無窮又云荀子血氣之屬義莫孝弟爲人故宋  
 賢皆尊孟子而黜荀楊然張子云形而後有氣質之性朱  
 子云氣質之性固兼有美惡之不同則正與子雲之論性朱  
 合子雲所謂性固兼有美惡之不同則正與子雲之論性朱  
 雖有不善而謂不害性兼有美惡之不同則正與子雲之論性朱  
 察矯揉之功則雖本善之性而雖本善之性而雖本善之性而  
 氏翔鳳論語則雖本善之性而雖本善之性而雖本善之性而  
 以性喻禾善性至米其理豈大相異乎乾元即可通乎善答曰周  
 易者窮理盡性至命之書也大易之乾元即可通乎善答曰周  
 即謂性惡者乾元在初釋九坤元潛龍勿用陽履在霜堅冰陰  
 善故曰元惡者善之長也初釋九坤元潛龍勿用陽履在霜堅冰陰

始言凝堅也冰陰是惡故曰積不善之家必  
有餘殃初乾元  
之變初陽靜為性當位則坤無元凝乾元  
以乾元觀陰動  
不而情善本於性必動靜陰陽情性之  
際而善推之本  
矣言性善者曰必  
先有善而後知  
也聖人性惡教者  
曰非一見其民  
可使由之不可  
使知之也此善  
性生具此生理  
即具此善性一  
念之失其善即  
而善者推本之  
論也具此善性  
後一念之失其  
性善者推本之  
論也具此善性  
後一念之失其  
子日少成天性  
習貫如自然又  
曰習與性長故  
不情況與心成  
故中道若性儒  
者以五習為性  
為然中庸言喜  
怒哀樂之性未  
發謂之中發而  
謂之情然中庸  
言喜怒哀樂之  
性未發謂之中  
言性不言情則  
性一理情故言  
性出觀其既發  
惡皆不中節情  
能性其理情故  
言性出觀其既  
為防淫之書春秋  
誅亂臣賊子故  
禮家荀子春秋  
生俱不言之性  
善易言天德化  
荀子詩翼及詩  
文家毛公今文  
家韓嬰之俱言  
性善孟子起詩  
性善稱堯舜蓋  
以推本之說觀  
之又言性善者  
益可證於善惡  
聖人教源也於  
禮春秋而易義  
言性惡者教源  
也於禮春秋而  
易義言性惡者  
益可證於善惡  
混

別亂顏也注漢云書濶五行謂志維濶亂者也

別亂顏也注漢云書濶五行謂志維濶亂者也

孔子之事大略多矣注者云事事謂所能

命云云者晉義樂天晉  
辭云樂知命故不憂洛



或問銘曰銘哉銘哉有意於慎也〔注〕歎美戒慎之至云字銘林

題勒也國語晉語韋注云刻器曰銘是故君子戒慎之至按再言銘哉是歎美之辭中庸云銘是故君子戒慎之至其所不睹器能銘乎其所不聞是以戒慎同義詩定之以方中毛傳云不作器能銘孔疏云所不聞所以因其器名而書以為戒也文心雕龍銘箴云昔帝軒刻與兒以彌違大禹勒之箴而招諫成湯盤盂著日新之規武王戶席題必戒之訓周公慎言其來久矣仲尼革容於欽器則先聖鑒戒其來久矣皆戒慎之義

聖人之辭可為也〔注〕所謂文章可得而聞使人信之所不

可為也是以君子彊學而力行〔注〕貴令信敬素著音義

之辭可為也使人信之所不可為也天復本蓋以所不可為也使人信者有其辭而無其德人不信也使人信之所不可為也使人信者有其辭而無其德人不信也天復本蓋以所不可為也使人信者有其辭而無其德人不信也

衆人有使人敬之字兩也使人信者有其辭而無其德人不信也

爲聖人之不益敬之說雖可通義博膚淺此蓋因李注

信敬連文而妄於正文增行益者待君子彊學而力行通彊者亦儒  
行云夙夜強學以待問力行者以待取子彊學而力通彊者亦儒  
力也力行同義無音則讀如字按儒行釋文儒行使人孟  
反下力行則此亦當讀去聲言聖人之所以能使人  
信者不惟其辭而惟其學與人之故求聖人者亦不惟  
務為聖人之辭而當務為聖人之學與人之故求聖人者亦不惟  
子寡言而行以成其信中論貴驗云孔子曰欲人信  
己也則微言而為之信皆其義驗云孔子曰欲人信  
聞人按治平本脫此七字今據世德堂本補此可證弘範以  
聖人治平本脫此七字今據世德堂本補此可證弘範以  
矣非分信貴令為二義素著按此弘範以敬釋  
信非分信貴令為二義素著按此弘範以敬釋

珍其貨而後市〔注〕貨珍價必貴修其身而後交〔注〕身修交

必固善其謀而後動成道也〔注〕無所不通市珍其貨而後

沽云珍美也廣雅釋沽云市買也按此以爲賈則市者  
買賈之通稱猶買謂之沽賈亦謂之沽也論語沽酒市者

酤劉疏云沽與酤同說文云酤一曰買酒也廣雅釋沽  
酤賣也酤爲買賈通稱說文云酤一曰買酒也廣雅釋沽

謂其身而後交者楚辭湘君成者注云交友也成道  
謂成功之道太玄玄錯云成者注云交友也成道

君子之所慎言禮書〔注〕慎言無口過慎禮無失儀言禮是

慎兼之於書

禮謂冠婚喪祭之事箸於竹帛謂之書言以接人禮以正俗書以傳後慎言故言而

世爲天下則慎禮故行而世爲天下法慎書故百世以俟聖人而不惑

上交不諂下交不驕則可以有爲矣或曰君子自守奚其

交曰天地交萬物生人道交功勳成奚其守〔注〕天地之

交以道人道之交以理俱當順天人之道理而無所逆

逆也

上論上交不諂而下交不驕者說文翻諛也重文諂從召論語云貧而無諂富而無驕皇疏引范甯云不以

正道求人爲諂也又皇疏云陵上慢下曰驕也繫辭云君子上交不諂下交不瀆其知幾乎侯果注云上謂王

侯下謂凡庶君子上交不瀆其知幾乎侯果注云上謂王

无從而生豈非知微者乎則可以爲交者有讀爲友論

語有朋自遠方來釋文有本作友魯公語助也詳見經傳鐵論殊路作季有是二字古互通爲語助也詳見經傳

釋詞可以爲友非是此蓋傳寫者不知音義字之以義故倒友

爲之字爲爲友然正可見法言此文之有本作友矣附  
子自守奚其交者解嘲云哀帝時丁傳董賢用事諸附  
離之者起家至二千石時雄方草創太玄功有自守泊  
如也故此以爲問天地交萬物生人創道交功成者易  
泰云泰小往大來吉亨則是天地交而萬物通也乾鑿  
度云泰者天地交陰陽用事長養萬物也隨初九出鑿  
門交有功象曰出門交有功象也失也鄭注云臣易稱天  
與四方賢人交有成功之象也風俗通愆禮云易稱天  
地交萬物生人道交功勳成蓋功勳成文即可以韻語爲  
部郎玉繩云有爲對自守而言蓋功勳成文即可以韻語爲  
驗按此章論交友之道非胡說恐誤  
對交而言非與有爲相對胡說恐誤

好大而不爲大不大矣好高而不爲高不高矣

音義好大

兩句均當於爲字句絕好而不爲則  
大者無以成大高者無以成高也

仰天庭而知天下之居卑也哉注觀聖道然後知諸子之

淺小

天文官書云三能三衡者天廷也廷庭古字通晉書

卑也如字又音婢注觀聖道然後知諸子之淺小按  
學行云視日月而知衆星之蔑也仰聖人而知衆說之

小也君子云聖人之書言行天也故知天庭喻聖道卑居喻諸子也

公儀子董仲舒之才之邵也注公儀子為魯相婦織於室

遺去之園有葵拔弃之不與民爭利也董仲舒為江都

相下帷三年不闕園此二子才德高美使見善不明用

心不剛儔克爾注儔誰

說文剛強斷也論語云吾未見剛者皇疏云剛謂性無慾者也

按見善明者智也用心剛者勇也明者智也博學也

儀至闕園按史記循吏傳云公儀休者魯博學也

第為魯相奉法循理無所變更百官遺自正食祿者不得與下民爭利受大者不取小客有遺相曰以魚者相不受

客曰聞君嗜魚遺君魚何故而不受也相曰以魚者相故不受也今為相能自給魚受魚而免誰復給我魚者吾故不

疾出也其婦燔其美拔其園葵而棄之見其家織布好而

下儒林傳云董仲舒以久相也受業或莫見其面蓋三年士

董仲舒不觀於舍園其精如此仲舒退百容止非三篇不行

士皆師尊之漢書藝文志有董仲舒百容止非三篇不行

注

此二子才德高美按繫辭才者材也通韓康伯注云材才  
德也是才德可通謂之材古字也又小爾雅廣詁  
當從口經典通用邵廣雅釋詁邵本此注首有邵雅高也  
邵美也是邵兼高美二義世德堂義無取偏舉更成費  
三字接才德高美注儔字即釋邵義無取偏舉更成費  
設今依治平本高美注儔字按此爾雅釋詁文說文誰何  
也言使非二子智勇具  
備何能高美如此也

或問仁義禮智信之用曰仁宅也義路也禮服也智燭也

信符也〔注〕仁如居宅可以安身義如道路可以安行禮

如衣服可以表儀智如燈燭可以照察信如符契可以

致誠處宅由路正服明燭執符君子不動動斯得矣問或

問或

世德堂本作或曰誤也白虎通愛情人性也云五性者何謂仁義禮智信也仁者不忍也白虎通愛情人性也云五性者何謂仁惑於事見微知著也履道成文也智者一不知移也獨見前不即成德之謂本注書君子云君可以致誠按說文符信也

漢制以竹長六寸分而相合繫傳云史記漢文帝三年始爲銅虎符竹符使符注而云銅虎符一至五國家當發兵遣使至都合符書符第一乃聽受之竹使符皆以竹箭五枚長五寸旁鑄篆符第一至第五以代古之珪璋從簡易也要又說文契大約也曲禮獻栗者執右契也鄭注云契券非民生日用之物故廣其義於契明符是凡所以爲信者之總稱也

有意哉孟子曰夫有意而不至者有矣未有無意而至者

也馮唐傳云太史公引孟子之言長者有意也史記張釋之

公之論將率有味哉外篇文孟子題辭云之謂所引孟子今七篇無是語蓋外篇文孟子題辭云之謂所引孟子似非孟子辨本文真說孝經爲政其文不能弘深不與內篇相篇王應麟困學紀一云篇法言七修篇爲中四篇爲外故云今孟子無此語丑王在外塾侍側孟子喟然嘆云云乃以孟子居齊公孫丑王在外塾侍側孟子喟然嘆云云乃以孟子於道與句首有意惹而不異義者不至謂此中道而廢

或問治己曰治己以仲尼或曰治己以仲尼仲尼奚寡也  
 曰率馬以驥不亦可乎或曰田圃田者莠喬喬思遠人  
 者心忉忉〔注〕雖有喬喬之莠其穀不可得雖懷忉忉之  
 思遠人不可見言仲尼之道深遠不可以強學曰日有  
 光月有明三年不目日視必盲三年不日月精必矇〔注〕  
 不見日月而盲矇以諡不學爲闇人焚魂曠枯糟莠曠  
 沈〔注〕莠熟也墮埴索塗冥行而已矣〔注〕埴土也盲人以  
 杖撻地而求道雖用白日無異夜行夜行之義面牆之  
 諡也〔說〕治己者禮記大傳鄭注云治猶正也率馬以驥者  
 云者或人引詩以爲志大功寡之喻言治己以仲尼徒  
 勞無益也音義田圃田上田音佃下田如字圃音甫莠  
 羊久切喬喬音驕詩作驕按世德堂本圖作甫此承溫  
 公據宋吳本所改集注可證詩甫田云無田甫田維莠



驕驕無思遠人勞有心甫切草班此孟堅詩甫作圖驕驕作  
魯詩異文車攻東有甫切草班此孟堅詩東郛賦驕驕注引  
作圖本草是三家詩甫作大圖之例讀實爲舞也馬說六尺  
也此本字也毛傳云甫作大圖也即讀爲舞也馬說六尺曰  
驕木或作曲此文喬二喬則又書通言形中庸本無正字  
驕本或作喬此文喬二喬則又書通言形中庸本無正字  
於驕驕皆無釋即按漢義爾雅錯薪切切也日薪貌廣雅  
釋訓翹翹衆也仲尼盲日月無也三年不目明也音者廣雅  
有明者論語也說文尼盲日月無也三年不目明也音者廣雅  
釋詁云目視也說文尼盲日月無也三年不目明也音者廣雅  
久則目盲不觀孔子之道久則心頑光明日月不見音者廣雅  
英魂精枯槽形近而誤沈者魂精義李皆疊字爲義常依舊本  
作精精槽形近而誤沈者魂精義李皆疊字爲義常依舊本  
上李注謂光也英魂爲老又王弼注云營魄之神也常居處  
也素問調經論取血於營而王冰注云營魄之神也常居處  
南子倣眞燒其精營血於營而王冰注云營魄之神也常居處  
謂精神也英魂者神陽氣也詩出其東門攬營魂而探賾云  
魂神也是英魂士衡用法言語也淮南子爲本聘義高注尹  
營魂也亦英魂通作晶說文晶用法言語也淮南子爲本聘義  
光明也亦英魂通作晶說文晶用法言語也淮南子爲本聘義

可	自	大	圖	詩	邇	刺	傳	大	至	子	覽	槌	矣	滿	目	橫	音	謂	若	尹	達
以	爲	法	遠	意	於	志	云	功	彊	道	八	擡	者	沒	之	文	轉	玉	也	玉	之
彊	或	言	鄭	言	此	大	大	不	學	多	百	也	音	也	神	爲	符	之	近	貌	孚
學	人	引	箋	爲	弘	心	田	脩	按	而	十	索	義	皆	氣	是	左	光	而	說	彼
治	設	此	亦	國	範	勞	過	德	甫	成	七	入	槌	承	久	精	太	采	視	文	鄭
平	難	詩	云	之	此	求	度	而	田	者	引	家	埔	三	廢	拳	冲	也	之	璠	注
本	之	爲	喻	道	注	而	而	求	序	何	治	搜	他	年	枯	言	蜀	一	瑟	篆	云
彊	詞	修	人	當	正	不	無	諸	云	少	已	也	歷	不	日	稿	光	都	切	若	下
作	非	身	欲	自	得	獲	人	侯	甫	也	以	引	切	日	精	采	賦	音	一	孔	采
治	爲	之	立	近	此	者	功	志	田	按	仲	下	宮	月	季	曠	符	義	則	子	色
乃	修	證	功	始	文	治	終	大	夫	今	尼	爲	凡	而	曠	者	采	引	理	日	也
強	身	義	致	毋	引	已	能	勞	刺	本	寡	搜	切	言	沈	久	彪	纂	勝	美	家
之	之	亦	治	厭	詩	而	以	所	襄	皆	矣	求	索	槌	謂	廢	炳	文	二	哉	語
形	證	猶	必	小	之	仲	然	公	無	又	引	之	塗	槌	目	之	劉	云	則	璠	問
誤	陳	是	勤	而	意	尼	則	求	也	此	注	稱	山	索	之	謂	注	孚	孚	璠	玉
今	說	也	身	務	魯	志	甫	者	無	注	注	冥	賁	塗	光	焚	云	瑜	勝	遠	王
依	殊	按	脩	大	詩	遺	大	非	禮	云	注	幽	切	冥	采	魂	符	言	繁	望	注
世	誤	法	德	毋	忽	說	心	其	義	云	注	也	按	行	久	曠	采	美	傳	之	云
德	又	言	以	忽	說	考	勞	道	而	注	學	說	說	而	廢	枯	玉	色	云	孚	孚
堂	按	引	成	近	而	云	執	也	求	有	孔	御	文	已	而	謂	之	也	孚	孚	孚
本	不	詩	高	而	云																

卷五  
九

似弘注李熟也按音義文糟李李軌讀糟如字李音浮熟也  
 浮然槽燭沈義實雖通音義引柳宗元曰焚明也焚  
 魂司見之燭明者久則枯精李如葭李之李目精之表  
 也言魂之燭明者久則枯精李如葭李之李目精之表  
 月則目之燭明者久則枯精李如葭李之李目精之表  
 李俞云焚魂以喻輕清者日以喻其重濁之質者  
 酒之滓李者米之皮也其輕清者日以喻其重濁之質者  
 以沈斯盲矣榮按俞以糟李為喻重濁之質而致盲此  
 質無取其上矣浮盲者亦不精因重濁之質日沈而致盲此  
 說殊不可從其義破糟為精是矣而以精李為目精  
 之表則亦失其義破糟為精是矣而以精李為目精

或問何如斯謂之人曰取四重去四輕則可謂之人曰何

謂四重曰重言重行重貌重好言重則有法行重則有

德貌重則有威好重則有觀注可觀望也敢問四輕曰

言輕則招憂行輕則招辜貌輕則招辱好輕則招淫四取

重去四輕者論語云君子不重則不威皇疏云重為輕  
 根靜為躁本君子之體不可輕薄也重言重行重貌重

好司馬云宋吳本孟切言重行重貌重好重按此涉下文  
而誤音義重行同言重則有法行重則有德正言太玄  
好重好輕行好問並行得其重中擬言於法言得其德正玄  
玄挽云擬行於德行得重則有威者論語云君子正其  
衣冠無擇其行瞻視儼然人貌望而畏之斯亦威而不猛乎  
音義有觀古云玩以觀觀者四方也使人放象之嘉量既成以  
觀四國鄭注云玩以觀觀者四方也使人放象之嘉量既成以  
行輕則反招事也者重則有觀者好輕是德淫者以視民不  
淫好則其注云民之志  
淫邪則其所好者不正

禮多儀注美其多威儀也或曰日吳不食肉肉必乾日吳

不飲酒酒必酸實主百拜而酒三行不已華乎日實無

華則野華無實則賈華實副則禮注華實相副然後合

禮文質彬彬然後君子禮多儀也漢書景十三王傳云所謂儀

獻王所得書皆古文先秦舊書周官尚書禮記是漢  
世獨稱十七篇為禮也中庸云威儀三千孔疏云即儀

禮其行多事也之威儀不修禮雖云十七篇說其文中事日有三千按時也千  
言即說文之醕醕體小按徐木矢部有吳非說詳段氏禮至篆大下  
注又說文之醕醕體小按徐木矢部有吳非說詳段氏禮至篆大下  
禮也賀明而始行將日幾中禮而酒清成人非渴而不敢飲弗  
能行也故強有力者事日幾中禮而酒清成人非渴而不敢飲弗  
也肉乾成人飢而不食百拜而日莫三人倦者齊莊行正齊而不敢  
解情以成人禮節而主賓謂之賓謂之賓而後獻還之酌主禮成人謂之醕醕  
古又飲自酒飲之禮酌賓謂之賓謂之賓而後獻還之酌主禮成人謂之醕醕  
人又飲自酒飲之禮酌賓謂之賓謂之賓而後獻還之酌主禮成人謂之醕醕  
是士飲酒禮也樂記云豈以獻之禮賓主鄭注終日飲士酒  
而不得醉焉此先王之所豈以獻之禮賓主鄭注終日飲士酒  
飲酒之禮伯七拜獻以子男多五孔疏云依凡饗禮也鄭注終日飲士酒  
公九卿大夫略爲一節俱飲三獻依命數其案臣大介則人孤云上  
子男卿大夫略爲一節俱飲三獻依命數其案臣大介則人孤云上  
獻言百拜大略者案今節俱飲三獻依命數其案臣大介則人孤云上  
云百拜故喻多者案今節俱飲三獻依命數其案臣大介則人孤云上  
賈過實俗本喻多者案今節俱飲三獻依命數其案臣大介則人孤云上  
宰鄭注云下篇曰云街野玉賈韻語是本也按說文者蓋或據周禮  
史對文改之世德堂本賈韻語是本也按說文者蓋或據周禮  
集注可證真西山文集楊作實之此字承溫引公亦依宋史則本所據改

即集注本也華實則禮者漢書禮志注云副稱也禮器云先王立禮也禮有本有文忠信禮之本也義不行禮之文也無本不立無文

山雌之肥其意得乎或曰回之簞瓢臞如之何曰明明在

上百官牛羊亦山雌也閭閻在上簞瓢捭茹亦山雌也

何其臞千鈞之輕烏獲力也簞瓢之樂顏氏德也〔注〕千

鈞之重烏獲舉之而輕多力耳簞食瓢飲顏氏處之而

樂德盛也疏云雌之言人遺亂世期集不得其時哉皇

而不如山梁雌者因雉十步一啄百步一飲是得其時也

利侯果注云最處外極無應於內心無疑戀超世高舉

果行育德安時無悶遜之肥也故曰肥遯無不利則高舉

是演巢許當此不利也王弼注云憂患不能果饒裕也按遯

身得其時故謂之肥回說文簞瓢也如之何者言賢人在下

一瓠制爲二曰瓢人亦曰蠹論語云子曰賢哉回也一  
瓠制爲二曰瓢人亦曰蠹論語云子曰賢哉回也一  
音義明如在其上云切瘠也耐按雅釋言雅釋明言祭也詩江漢少  
肉也明明在其上云切瘠也耐按雅釋言雅釋明言祭也詩江漢少  
子明云天子使其司馬九百官二女百官若堯之倉廩以事按孟  
賦禮以奉事趙注云百官致中牛羊倉廩致掌訝若備具  
饋禮以奉事趙注云百官致中牛羊倉廩致掌訝若備具  
國賓客至則戒官脩委積有注云羊豕謂牛禾羊人舍等舍委  
人掌給百官稟致牛羊倉廩致掌訝若備具  
之故云百官稟致牛羊倉廩致掌訝若備具  
致也此言牛羊倉廩致掌訝若備具  
中受百官牛羊倉廩致掌訝若備具  
人問云明也閭僉云惟時何爲啐音義記雜上音主在忽之切下音  
啐之衆實兄弟爲則啐皆啐文之鄭注云啐啐皆嘗也假此以齒  
啐爲之其義亦同方言云飲茹食也吳越之閒凡貪食者  
謂之茹然則啐茹猶一言飲茹食也吳越之閒凡貪食者  
以求其志如顏子輕云一簞食說一文鈞飲三十斤也不孟子云  
何履之有千鈞之子輕云一簞食說一文鈞飲三十斤也不孟子云

然則舉鳥能移之任是亦鳥獲而已矣趙注云鳥獲好古之  
有力士任鄙鳥獲孟說皆至大官韓非子觀行云鳥獲輕  
千鈞而重其身非其身重於千鈞也勢不便也音義之  
樂音洛

或問犂牛之鞵與立駢之鞵有以異乎曰同然則何以不  
犂也曰將致孝乎鬼神不敢以其犂也〔注〕宗廟貴純色

君子貴純德如刳羊刺豕罷賓犒師惡在犂不犂也〔注〕

刳羊義見易牛犂之子駢且云者論語云子謂仲弓曰集

解云犂雜文皇疏云犂牛利之反犂或音理犂雜文也或音

梨謂耕犂也釋文犂牛利之反犂或音理犂雜文也或音

如理也又力兮反耕犂之牛按近人多據說文之犂耕也

非惟經義述聞云犂與駢對舉當以何平叔雜說文之犂耕也

長犂牛之義子駢且角則用駢以祀山川猶列子雜說符篇云為

黑牛生白犢以薦上帝之黃犂也似虎黑相雜之名也魏策

幽莠之生也似禾驢牛之黃犂也似虎黑相雜與犂通東山經策



驢牛鐘之魚其狀如犂牛郭注云犂牛白與牛似虎然則  
牛者黃黑相雜之牛也淮南說山訓云髡屯犂牛既拊  
以犂決鼻而羈生子而犧尸祝齋戒以沈諸河河伯豈  
羞犂其所從出辭而不享哉犧與犂牛相對爲文纓爲  
則犂其爲不純色者矣故高注犧云犂牛相不純色引  
牛之誤也驂且角云犂牛據此則犂牛角雖欲勿用山  
以爲誤也驂經云犂牛之據子此驂且角雖欲勿用山  
諸是驂牛宜不用之牲以祭而犂牛爲耕則不宜用淮  
訓所謂驂牛駁不入之牲也若以犂牛爲耕則不宜用  
色者無驂之見其狀不可用矣且犂牛之狀與文之牛  
經云爲驂驂之見其狀不可用矣且犂牛之狀與文之牛  
若以爲耕矣何所耕取於耕狀與凡牛不異以東山經  
狀如牛足矣何所耕取於耕狀與凡牛不異以東山經  
辨甚黃黑說文釋義黃一曰犂者楚雀也其色黎黑而  
則鳥黃黑者謂之犂牛黃一曰犂者楚雀也其色黎黑而  
犂苦郭切驂周人營切說文犂黑者謂之犂牛黃一曰  
尙黑牲用玄驂周人營切說文犂黑者謂之犂牛黃一曰  
類按法言此文以犂與玄驂對舉而謂去玄檀弓云黑  
是明以犂爲雜文以犂與玄驂對舉而謂去玄檀弓云黑  
也然則何以人不顧犂也中者此何如耳問辭而外省  
云或者言凡人不顧犂也中者此何如耳問辭而外省

羊	事	之	言	間	義	芬	即	汜	禽	苦	故	稿	之	門	罷	勞	義	者	鬼	致
无	片	以	實	以	惡	是	稿	論	稿	報	書	猶	俗	左	儀	稿	罷	音	神	孝
血	善	禮	是	明	在	則	也	稿	師	反	稿	慰	說	北	禮	者	賓	義	馬	乎
无	曲	樂	則	之	音	以	字	以	孔	此	為	勞	文	面	觀	勞	音	封	注	鬼
攸	藝	者	何	轉	烏	牛	亦	十	疏	僅	鄭	勞	木	王	禮	其	疲	羊	云	神
利	皆	此	求	以	此	羊	作	二	引	異	司	也	周	枯	云	枯	勞	苦	致	不
虞	有	君	於	喻	章	言	高	牛	服	其	農	周	禮	氏	侯	稿	也	圭	孝	敢
注	可	師	華	實	之	曰	彰	注	云	字	云	禮	引	鄭	再	慰	考	說	乎	以
云	使	道	也	玄	意	稿	長	云	以	仍	憂	小	仲	注	拜	恤	告	文	鬼	其
封	固	則	義	駢	乃	以	田	牛	師	作	當	行	為	云	稽	之	反	封	祭	者
刺	不	然	謂	喻	前	言	君	羊	枯	稿	為	人	因	勞	首	稱	按	刺	祀	論
也	必	得	雖	華	章	曰	碑	曰	稿	也	稿	若	稿	之	出	說	罷	也	豐	語
士	成	夫	有	釋	實	醕	云	稿	故	左	謂	國	而	勞	自	文	稿	楚	潔	云
封	德	一	忠	同	無	皆	史	共	饋	傳	稿	師	潤	其	屏	疲	同	語	也	非
一	之	官	信	則	華	隸	見	其	之	傳	師	役	道	之	南	勞	意	云	封	飲
二	士	一	之	何	則	體	勞	枯	飲	公	也	則	之	勞	適	也	罷	封	羊	食
	而	邑	質	取	野	之	藹	稿	食	篇	釋	令	稱	也	門	經	者	羊	刺	而
	為	小	猶	乎	而	變	芳	也	淮	公	文	稿	潤	稿	西	典	勞	擊	豕	致
	之	知	當	玄	更	也	馨	明	南	使	稿	禮	稿	者	遂	通	其	豕	云	孝
	也	之	文	駢	設	音	馥	稿	子	展	之	之	曰	稿	入	用	疲	音	云	乎

有德者好問聖人或曰魯人鮮德奚其好問仲尼也〔注言〕

魯定哀公孟仲季孫皆問仲尼曰魯未能好問仲尼故

也如好問仲尼則魯作東周矣魯人鮮德奚其好問仲尼也〔注言〕

其鮮德通作鮮按祿去公室仲尼世德大堂本如作如其則魯

不作東周矣者論語云公山弗擾之以費也子曰欲往子路

而豈徒哉如東有用也按者吾其世為東周乎集解云興子周

於東方故曰東周也孔子曰蓋周文武起子豐鎬而王今

五溫無所試莫能已用曰蓋周文武起子豐鎬而王今

費雖小儻庶幾乎欲往為子路不悅止史公說孔子曰夫

我者豈徒哉如東有用也按者吾其世為東周乎集解云興子周

文是武起豐鎬而王豐鎬故曰吾其為魯在東若起魯而

子周即有用其義謂魯用孔子則王也鹽鐵論褒賢云孔

為百姓除殘去賊豈貪祿樂位哉說苑至紀綱之孔子懷

天覆之心挾仁去聖之德憫時俗之汙泥傷紀綱之廢壞

服重歷遠周流應聘乃俟幸施大道以子百姓而當時諸侯莫能任用是以德積而不肆大道屈而不伸海內不蒙其化羣生不被其恩故喟然歎曰而有我用我者則吾其爲東周乎二書解此均與史公義同蓋西漢論語家師說如此後世學者多所忌諱重言革命之事故變其義曰興周道於東方而鄭康成以爲東周據時成周王輔嗣則以爲不擇地而興周室杜元凱又以爲指平王以下所都之王城皆爲曲說

或問人有倚孔子之牆弦鄭衛之聲誦韓莊之書則引諸

門乎曰在夷貉則引之倚門牆則麾之〔注〕莊周與韓非

同貫不亦甚乎惑者甚衆敢問何謂也曰莊雖借諭以爲通妙而世多不解韓誠觸情以言治而險薄傷化然則周之益也其利迂緩非之損也其害交急仁既失中兩不與耳亦不以齊其優劣比量多少也統斯以往何嫌乎哉又問曰自此以下凡論諸子莫不連言乎莊生

者何也荅曰妙指非見形而不及道者之言所能統故  
每道其妙寄而去其畧迹一以貫之應近而已惜乎衣  
未成而轉爲裳也（注）衣上也裳下也聖典本也諸子末

也轉上爲下捨本而逐末者是可惜（云）人有倚孔子之牆  
也論語云夫子之牆數仞不得其門而入者見宗廟之  
美百官之富弦世德堂本作絃按說文無絃不見宗廟之  
假借爲琴瑟別古之稱今施於弓者作弦也鄭衛之琴瑟  
絃此妄爲分弦之稱今施於弓者作弦也鄭衛之琴瑟  
前篇說文誦風也舊文志韓子五十五篇注云名非周  
諸公使秦李斯害而殺之韓子五十五篇注云名非周  
宋人按韓非五十五篇之亡存與漢志合莊子郭象注  
本止三十三篇以志校之亡存與漢志合莊子郭象注  
此竝稱者史記老莊申韓列傳云莊子散道極論少  
亦歸之自然韓子引繩墨切事情明是非其道極論少  
恩皆原於道之意是其義也音義引諸門入乎本或作  
問按門謂孔子之意是其義也音義引諸門入乎本或作  
問義不可通在人夷也（格）則北方之云種荀子勸學云  
說文夷東方之夷也（格）則北方之云種荀子勸學云

謂絡之振去子之生也而在同夷貉長則而引異之俗靡其讀處為揮說文知揮奮中也國按  
之化俗異端之則說之亦惡其已近聖人之字而猶惑於邪  
僻之俗異端之則說之亦惡其已近聖人之字而猶惑於邪  
而己按泰康以如來天秦序謂弘無範所學者以莊老為宗而  
黜六經故其言如此秦序謂弘無範所學者以莊老為宗而  
子雲本指者謂此類也又按鄭注其校急也道其妙為校校急  
同義論語直而無禮則也校鄭按注其校急也道其妙為校校急  
本云作遺其妙達寄小今人依世達德堂解本注為衣上上末為可下惜也按論  
語云鴻慶韻法言札記云衣裳之喻文與上意仲尼相涉魯李  
注云說殊紆曲疑此句衣裳之喻文與上意仲尼相涉魯李  
作東周矣句下傳云寫誤上著於此耳問道無云臣此言不衣裳  
未知其可也李注云寫誤上著於此耳問道無云臣此言不衣裳  
裳義與彼同言孔子不用於魯有君而無臣此言不衣裳  
教世也下文聖人耳不順乎非魯有君而無臣此言不衣裳  
倚門牆則成之轉句為合即小一章則達之義俱足矣按本末  
非也衣未成而轉句為合即小一章則達之義俱足矣按本末  
為言義本平叔文  
理明白無煩改置

聖人耳不順乎非〔注〕惟正之聽口不肆乎善〔注〕性與天道

發言成章不肄習賢者耳擇口擇〔注〕耳擇所聽口擇所  
言衆人無擇焉〔注〕觸情任意或問衆人曰富貴生〔注〕苟  
貪富貴不義而生賢者曰義〔注〕行義以達其道聖人曰  
神〔注〕神德行也觀乎賢人則見衆人觀乎聖人則見賢  
人觀乎天地則見聖人天下有三好衆人好己從賢人  
好己正聖人好己師天下有三檢衆人用家檢〔注〕家人  
自以爲法賢人用國檢聖人用天下檢天下有三門由  
於情欲入自禽門〔注〕所謂觸情由於禮義入自人門由  
於獨智入自聖門聖人耳不順乎非者論語六十而耳  
順皇疏引李充云耳順者聽先王之  
法言則知先王之德行從帝之則莫逆於心心與耳相  
從故曰耳順也按順乎正故不順乎非口不肆乎善者  
昔義辨乎羊至切按肆當爲違隸形相近而誤違與順  
相反爲義論語云君子無終食之間違仁不順乎非故

不違乎善擇者也衆人擇無擇者非禮勿言是乎口善擇者也衆人擇無擇者非禮  
 之別也衆人曰富貴生賢者曰義貴乎義乎曰御覽是四故堯以二十  
 引尸子云賢者之於貴生賢者曰義貴乎義乎曰御覽是四故堯以二十  
 下與舜曰富乎義乎曰御覽是四故堯以二十  
 生乎義乎曰富乎義乎曰御覽是四故堯以二十  
 足之以情凡義可以富貴者孟子云則聖而不可知之神衆  
 人裁之以義不處也生亦我富與貴是我之所欲也  
 則裁之以義不處也生亦我富與貴是我之所欲也  
 不可以其道得之義不處也生亦我富與貴是我之所欲也  
 欲不踰矩矱以恆理測義者觀乎天地則神明而聖人者從心所欲  
 云報地聖人司馬云法師爲己有三師好也云者從音義從三好  
 呼報地聖人司馬云法師爲己有三師好也云者從音義從三好  
 己正謂正行而己爲師謂下法若孔聖子制已師者言而爲世  
 爲天下則正行而己爲師謂下法若孔聖子制已師者言而爲世  
 後王師矣天行而有世爲師謂下法若孔聖子制已師者言而爲世  
 也引伸爲天行而有世爲師謂下法若孔聖子制已師者言而爲世  
 瘠爲憂樂故用家爲占賢者則推義之於國聖人則仁推之  
 於天下也天故用家爲占賢者則推義之於國聖人則仁推之  
 按仁人古字通此以聖門智者與禮必義分禮義二神而謂造詣無所  
 不通斯人聖人矣此以聖門智者與禮必義分禮義二神而謂造詣無所



淺之深入自人勸學云而其義已則可以爲聖門也獨智者眞明力誠心行義則不苟誠心守仁則變矣變化積久則化矣又勤學云積善成德而神明自得聖心備焉此由天德智入聖人之始由是而真積力久以馴至自由別於禽獸乃爲之事也由陶氏鴻慶讀法言札記云由於神明知當說非也即君子與天道之發言按

成章不辯習性論語夫子之言連貫性猶合道不可得聞也舊解或以天性與天道四字連貫與猶合道謂聖人之役機然於史籍是也詳見錢氏傳大歷潛研堂集弘範復言論亦如此故引人不勉而中可證其不合乎遠平善之義謂聖人所聽口擇適所言矛盾益然則彼篇注云非法不言何所擇乎與此注適成矛盾益然則彼篇文辭顯道無德行之孔疏云易理備天神下能事緊可以顯明无爲之道而靈檢押之行晉書庾峻傳自故可以爲法按弘範讀檢爲盡迪檢桺之行晉書庾峻傳

云此其出言合于國檢即用法律言語亦以爲國法天下  
與弘範義合然家人自以爲法不得云用家檢且天  
之本在國國之本在家人誠令家以此義亦未安也  
于之有道何以謂之衆人然則此義亦未安也

或問士何如斯可以禪身注禪安曰其爲中也弘深注中

者心志也弘深猶敦重也其爲外也肅括則可以禪身

矣注外者威儀也肅敬也括法也音義又音題是支何如

斯可以禪身者緊辭云孔子曰安安其身而後動家語入官  
云子張問入官於孔子曰安安其身而後動家語入官  
身者大之行本故欲問其道說文宏屋深也弘引伸爲  
凡深大之稱經傳通作弘爾雅釋文宏屋深也弘引伸爲  
大而深也肅括者敬而不可狎也其爲中也弘深者能  
也其爲外也肅括者敬而不可狎也其爲中也弘深者能  
狎則文祇辱遠矣注安身之道也注安福也注安按中者坎心志  
平釋文祇辱遠矣注安身之道也注安福也注安按中者坎心志  
也弘深猶敦重也按文王世子云禮樂交錯於中鄭注  
云中弘深中也說文醇厚也經傳通以教爲之按厚重者  
言乎其體弘深明以量言非以體言謂之大而義廣自不可  
其爲中也弘深明以量言非以體言謂之大而義廣自不可

以爲厚重弘範此義蓋爲疎矣注外者威儀也肅敬也括法也按詩抑云抑蓋爲威儀惟德之隅鄭箋云肅密  
審可於威儀而知然其宮室之制內有繩直則賢者道行隅  
平孔疏云言內有其德則外有威儀對越文廟持事振敬李  
又說文云括絜也按絜者束也約束謂對越文廟持事振敬李  
注引韓詩章句云括絜束也約束謂對越文廟持事振敬李  
括其器謂之括使就繩墨焉徐疏云括謂檢括是也然則  
云故遂隱括矯曲使直故引伸之得爲法則括之稱廣雅  
括釋詁也云

君子微慎厥德悔吝不至何元愆之有注微纖也悔吝小

疵也元愆大惡音義元愆徒對切君子微慎厥德云云  
不足而滅身小人以積善爲無益而弗爲也以解小惡爲  
无傷而弗去也故惡積而不可弇益罪大而不可解然則爲  
大罪起於小惡微纖也之悔吝小疵也元愆大而安有說文纖  
能成也注小惡微纖也之悔吝小疵也元愆大而安有說文纖  
細也繫辭云介纖吝者言乎其小疵也又云憂悔吝者存  
乎介注云介纖吝者言乎其小疵也又云憂悔吝者存

引慙之變體字亦作慙或作慙之廣雅凡民罔不慙孟子

上士之耳訓乎德〔注〕訓順下士之耳順乎已〔注〕苟欲令人

順己〔上〕者聞之耳順乎德〔德〕者聞之善則順也〔下〕士之耳順乎

仲史為循宋為從經傳多以訓為之洪範于帝其訓是左傳

哀公篇引德堂本方順其作訓之

言不慙行不恥者孔子憚焉〔注〕言不違理故形不慙行不

邪僻故心不恥言行能如此仲尼所教句憚難也〔論〕語

言之不慙則為之也難馬融注云慙引慙也〔內〕有其實則

謂孔子外以形為難情也〔正〕實而後言其為不慙也〔按〕孔子憚焉〔注〕

忌憚難也〔一〕按說難也憚也〔即〕據論語其為不慙也〔按〕孔子憚焉〔注〕

疏五終